

馬華文學

11

2012年12月

[海鷗文學獎]

新詩組獲獎作品
及決審會議記錄揭曉

微型小說
特輯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 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 编 / 方 肯
编 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 对 / 卢佩伊 李宜春
封面设计 / 徐蓉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2年12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马华文学

2012年12月 · 第11期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03 第三场雨 / 方路

04 陈老离席 / 杨嘉仁

05 隐喻的变迁 / 王修捷

微型小说特辑

07 前言：微型的短与长 / 陈政欣

10 连体 / 勿勿

11 有一万朵雨落在海港 / 方路

13 谜团 / 毅修

15 名片 / 孟沙

18 情感不塞 / 昆罗尔

20 狐味 / 邱苑妮

23 绝世好种 / 王筠婷

26 唯一 / 方肯

28 晚上好 / 牛油小生

30 睡美人 / 黄子扬

32 时差 / 李宣春

散文

34 瓦砾中散落凄凉 / 郑宜欣

诗

46 声音污染 / 丘心怡

47 潜水 / 邓炜侯

48 遗址 / 郑羽伦

49 塑料店老板娘的辩证法 / eL

诠释 / 郑羽伦

50 烘焙 - 思山 - 稻草爱 / 张津晖

52 海鸥文学奖

66 诗与画的激荡——边佳兰风情艺术展

74 马华文坛消息

82 书讯

87 稿约

主编的话

今年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12月于上海举行，这期的《马华文学》为配合此盛举，于是安排了微型小说特辑，并收到不少来稿，有生活写实的、幽默小品、社会讽刺等，是马来西亚微型小说题材类型中的一小块，希望读者们在短时间内，获得无限的阅读乐趣。

散文来稿《瓦砾中散落凄凉》，叙述日本311大地震后的情景，以及配合作者附上的明信片，让各位深入体会人们在满目疮痍中，如何面对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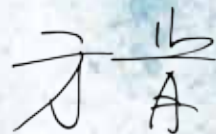
本期刊载的新诗，还增加了新纪元学院举行的“诗与画的激荡——边加兰风情艺术展”中所展出的新诗，其中马来诗人Benz Ali和Akram Ahmar的马来新诗，并附上翻译。感谢李成钢的翻译。

动荡和危机当前，文学能够做什么？文字的形状是纤弱的，却充满了力量，延伸至灵魂深处。

时间的推送中，马华文学的斗士陈雪风先生先离我们而去，成为历史。七字辈专栏的杨嘉仁这期写了《陈老离席》，为陈老哀悼。

陈老离开了。他曾写过一封信给我，里头写道：“……我相信这是出自一种关切的声音。如果有人给机会，让多一点的人看看（听听），我当会继续尽可能地做我可做与该做的事。”虽然《马华文学》是电子杂志，并无纸本，但年过七旬的陈老竟会动笔给我写信，可见他对任何发表空间都十分重视，令我对他的“斗士精神”无法不深深敬佩。

下一期，我们将为陈老做个小辑，刊载三篇他来不及看的文学评论，也请各位为陈老寄上追忆文。感谢大家。



方路

原名李成友。1964年生。大山脚日新独中毕业。台湾屏东技术学院毕业。曾获时报文学奖、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潮青文学奖及优秀青年作家奖。著有诗集《伤心的隐喻》《电话亭》散文集《单向道》《Ole Cafe夜晚》及微型小说集《挽歌》。现任高级记者。



第三场雨

大年初二，小学学校静得像最早的青青草地，只守着自己满地安静的露珠，没有喧哗，没有惊奇的蜗牛。我和侄儿抵达校门口时，铁门深锁，搁成一道监牢的窗，在门外徘徊了一阵，一个马来中年守卫从小小守卫室露了头说，假日不开放，过了年来吧。

我说，一会儿，只一会儿，拍几张照就走。我说，从前在这里念书哦。

守卫没给明确答复，拒绝或允许，我打量了一阵子，看到铁门没有锁紧，露出一个窄缝，侄儿推着我，进去，快进去。我一边低声说谢意，一边紧跟着侄儿，窄身而入，一边期待和自己曾经淡忘的身影重逢。

侄儿从泊油快步走向礼堂，我沿草地走向校舍，草地中央对望可见一座山，就近在眼前，似乎近到需要瞻仰着头来望。绿色的树林，一株株清晰可见，要是远山，则会化为蓝色，翻腾一页页起伏的山峦。草地上曾经是许多学生保留跳跃身影的场合，现在却安静如老师面前的一群听话的小学生。

我从校舍转身进入四合院的建筑内地，四边校舍围成一座城堡，中央绿出了一个庭院。右边是A校，左边是B校，我熟悉的校址。

站在长廊，背后是食堂，不动声色，不像以前上课时的热腾。望向长廊，似乎没有尽头的前端，剩下最后的暗色延长了不可知的遥远的尽头。

业精于勤
而荒于嬉

在楼梯口，看到贴着标语，勉励学生勤于读书，不要沉溺嬉戏。这句话，易明难辨，可能要一辈子的复习才能领悟。在值日生栏上看到同学名字，林佩琦，洪瑞柳，郑雅亿，谢素华，方素好……，一个个像刚冒长的露珠，充满活气，让人感受到学堂原来是延续生命值日的场合。

楼梯口锁上另一道铁门，从这里张望，只能看到从前熟悉的身影，一天一天，从楼梯传递上课的钟声，从楼梯不知不觉，踩到告别的通知单。一生中，只有一次小学生涯，就像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童年，那是最容易成为遥远的画面，最容易成为告别的景象。

学校附近经过一列上午火车，一节节车厢拉出了节奏，不久，鸣笛了起来，悠长的，仿佛响在雨滴中的汽笛，是聆听到自己潮湿的音质，一晃三十年。马

杨嘉仁

1977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博特拉大学生物科技学士，企管硕士，现任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曾获马来西亚大专文学奖诗和散文组奖项，作品收入《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和《有本诗集》。



陈老离席

最后一次和陈老谈话，是在九月底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到新鲜出炉、仿佛打着大旗的陈老新著《人民需要马华文学》，心里不禁“哇”一声。

“我要先走了，”他说。那是最后一句话，他随即挥一挥手，走到停车场取车。

灵堂上，向陈老在金融界的孩子介绍自己，突然发现找不到字眼，只能说：“我是你父亲年轻的朋友”。巧合的是，那星期刚好和陈老孩子的公司在安排会面，想不到是在如此的场合先见面了。后来想起，才了然为何在最后一次谈话中，谈起我的正职是“投资”，陈老晃神了一阵。

大学时期，住在博大附近的陈老是我们几个“文艺青年”喝茶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还带着一丝敬畏，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黑夜的嘛嘛档里，在他的背后，仿佛能看到无数支微亮的箭。文坛上的刀光剑影，我们都略有所知，那并不影响和陈老喝茶的兴致，尽管我们也不完全能够感受他全部的怒气。

在他家里，他的书桌在客厅，书本和稿件紧密地堆叠在他背后的书架上，他兴起时会动笔写下一些句子，偶尔得意地扬一扬手稿，凑近一看，却见字迹力透纸背，虽然很多字还是无法辨认。

毕业后事忙，就没有和陈老喝茶了，只记得参加过他女儿的婚宴，和在雪华堂的一个文学研讨会的工作小组共事。当年和陈老喝茶，却是和陈老最接近的时光，当时年轻的我们，在现实主义几乎被打成一座破落庙宇的当儿，学习成为聆听者和观察者。

陈老在麻河边出发，走出他自己漫长而坚定不移的文学路，按照他找寻到的地图和座标，评议马华文学的风景，维护他认为应该维护的部分。从历史意义的角度来看，也是积极的。

我想说的是，陈老并没有恶意破坏马华文学，他的斗志和率真，以及对马华文学的关注，让我等年轻一辈自觉惭愧，也让我们赶往灵堂致最后的敬礼。近年来，他也是聆听者，见面时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如果木焱要谈马华文学的困境，必先看看陈老的处境。情绪的话语，通常不能刺激谈论，反而打散焦点。一次，我写了《重点不是陈老发火》回应陈老，尝试排除情绪话语，看待政治诗这回事。套市场用语，一切回到基本面。

每个人维护马华文学的方式不可能一样。我们都终将离席，没人能知道历史的座标会如何转移，若说今天的破坏是明天的建设，不知为何让人想到文革。马

王修捷

八字辈，音乐人。自小喜欢音乐、文学。
相信诗比历史更为真实，音乐比一切更贴近人心。



隐喻的 变迁

镇口有间棺材店，平时店里黑压压的，招牌也不特别显著。若非门前那台棺材车，还实在看不出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人固有一死。或装在薄皮棺材，或躺进上等厚棺。低调高调，最终都免不了被装棺。那家低调的棺材店，低调了数十年，近来突然大肆扩建，仔细的打地基、抹水泥，并在加盖出来的新区养起海燕来，这行动就未免为店本身的肃穆诡异添上一点荒诞色彩。让我纳闷的是，我总觉得棺材店氛围应该更安静些，好让那些客户更能轻轻的进来挑选棺木。我们平时听来的那些乡野传奇，不也曾记载过，棺材店里的棺木若然在半夜响起，没多久就会传来谁人过世的传说？据说那是棺木的真正主人来选棺所造成的声响。但那些诡异的气氛，恐怕早就随着吱吱作响的鸟鸣声而烟消云散了。那也未免太吵死人。

小时候总觉得造棺的木匠很不寻常。关于木匠这行业，不管你是做椅子的、做梯子的、造书架的，都可以统称为木匠。但造棺者则不行。“做”棺材的这四个字彻底将他们从木匠行业里被隔离出来。大概是因为，服务死亡，是另一种服务业。死亡，将他们从木匠这行列里被提领出来，然后被归纳入神秘的殡葬业一环。

现在，这家神秘的殡葬业一行里的棺材店，却莫名奇妙的世俗化起来。除了门口那台经历无数生死大场面的棺车尚能制造些许气氛，内里早就鸟语花香了。

再后来，听说棺店的老主人也与世长辞了。儿子无意接手生意。店里棺木售罄后便不再堆叠死亡意象。棺车也不见了。有一阵我看见工人忙着进出搬燕窝，突然觉得，隐喻的变迁，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马

前言：微型的短与长 / 陈政欣

连体 / 勿勿

有一万朵雨落在海港 / 方路

谜团 / 毅修

名片 / 孟沙

情感不塞 / 昆罗尔

狐味 / 邱苑妮

绝世好种 / 王筠婷

唯一 / 方肯

晚上好 / 牛油小生

睡美人 / 黄子扬

时差 / 李宜春

微型小说 特辑

微型的 短与长

★ 陈政欣

读到一本美国出版的微型小说选集《Flash Fiction》。“Flash”字有“闪电”，“一闪”之意。这本选集编选的对象是以比通常微型小说还要短的微型小说，字数在750字到1,000字之间，编版时的小说长度最好是占一页纸，或是两页并排。读者阅读时，读着它的开始，同时也看到它的结局，不必翻动到书页，小说已然结束。这本选集了三年的时间，收集了一千篇千字以内的小说，再经审读，编选出72篇非常短而又精彩的微型小说，冠以《Flash Fiction》之名出版。

根据中国微型小说的篇幅要求，微型小说可在1,500字上下，如有必要，可放宽到2,000字。在马来西亚，我们还愿意把300字到800字的，称之为极限篇，更把140字到200字间的，称之为微小说。

其实，作为一个小说的创作者，他才不愿意接受这些数字与名称的束缚，要写多长要写多短，都是行文所至，兴致所趋，灵犀的映现，情节的戛然而止。这是创作者最基本的自主权。名称的创造，都是理论家们为了论述时的方便，与小说创作者的心境和写作欲愿无关。

《Flash Fiction》的编者还建议，在阅读欣赏这些微型的微型小说之余，读者不妨想想：“一篇小说可以多短……？”

一篇微型小说，在篇幅上，能可多长，能可多短？

长度并不是问题，大不了，把它伸延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都行。

能多短？能多短而又不会遗弃了小说的特质？

其实，长与短，对一位从事文学创作艺术的小说家来说，并不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任何小说之成功与否，并不决定于它的篇幅，而是在于它的深度，它的广度，它的感性与它的真它的美。500字或140字之短，只要涵拥小说精髓，有何不可？

正因如此，要写好一篇微型小说，可就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由于篇幅的限制，微型小说作者就得在特定的空间及短暂的时间内去达致一个故事或一截情节的最高潮，也因如此，作者就得别具慧眼地选择在故事或情节最接近高潮的地方切入，然后以最经济的文字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读者推上高潮，让小说“引爆”。作者如果不能准确地掌握“切入”故事或情节的时间与地点的技巧，那么，他就没有时间及时把故事结束，而诸多的文字拖延，就造就了一篇短篇或中篇小说了。

由于篇幅的短小，所以作者通常都期望能在“一瞬”的时空内，把故事引伸到最高点去爆发。爆发后的余波，是应该能冲击到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而令人回味无穷，这才是一篇好的微型小说最起码的要求。正如石之投于水，涟漪的扩张才是美好的存在。

微型小说容易写吗？容易。不就是几百个字，搭起个构架，披戴上故事情节，来个高潮或反高潮，或高潮迭起，或起伏跌宕，或急刹停车。

微型小说难写吗？难。难于写得突显，难于写得鹤立，难于写得灵犀乍现，难于写得让读者会心会意与心灵融会贯通。

微型小说好写吗？好与不好，就看那走钢线者手上的平衡杆，在容易与难的平衡上，走出异样走出风姿走出灿烂。马

★ 勿勿

我和连体人谈恋爱了。

她们有各自的躯体和头颅，只是左背部接近肩骨的部位连在一起，所以这对姐妹从出生到如今芳龄二九，还没面对面见过一眼。从她寄来的照片，我隐隐见到妹妹的侧脸，她们似乎长得很相像。

这件事一直得不到弟弟的支持和祝福，他不断在旁极力反对，并举出许多理由：

你娶姐姐，妹妹也得跟着进门，这样对妹妹多不公平啊！再说，两姐妹都长得一个模样，你有什么理由只爱姐姐，不喜欢妹妹？你娶一个老婆，却要养两个口，多不划算。

我选择姐姐因为两姐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姐姐的性格和我相近；好动，爱唱歌，喜欢运动，最爱看足球，世界杯赛期她甚至可以一连几晚都漏夜追看，却害苦了不喜运动的妹妹，无奈也得跟着熬夜。妹妹是宅女，不喜欢出门，也不爱打扮，就爱看书上网，作些针绣，偶尔也涂涂写写。话说回来，如非上网交友，我也不会认识她们姐妹，起先，我认识了妹妹，后来才知道有个姐姐，熟识后进一步恋上姐姐。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她们是连体人，两人各自在面子书上的相片很相像，我只道是普通的孪生姐妹，发展成了恋人后，她才无奈地告诉我真相和苦衷，而我也毅然接受了这个现实。人说恋爱能让人作出惊人之举，我想就是这道理。

今天我们第一次约定见面，一大早我开始梳洗更衣，把自己打扮得仪表出众，弟弟在一旁懒洋洋的，真教我看着生气。

无论如何今天你得陪我去一趟。我对他说。

凭什么我要这么做？弟弟反驳。

就凭你我共同拥有一个躯体这个事实。马

连体

★ 方路

老渔人坐在船尾，一个人安静坐着，看鱼群同样安静躺在甲板冰箱里。快进港了，船只在黄昏的水面缓行，撩起黄金色泽。除了船舱引擎拍动出来沉闷的绑绑声外，周围经过几艘船，同样拍动着一些沉闷的绑绑的引擎回音。

仿佛一切都和平日一样，他看到海港已在不远的陆面，又似乎浸在水中，感觉不停地晃动，不像甲板上的鱼获已沉稳地堆在一起。进港，一天海上生活，或一周或年年月月海上生活也算告一个段落，习惯了出海作业，有时上了陆面反而走不惯平稳的步伐。

老渔人犹疑不决，这是最后一次进港吗？最近感觉到脊椎骨已不听使唤，可能浸太久海水，整个骨骼像脱臼，不时引来阵痛。他想起女儿，常劝他不要再出海，随她搬到迪花园新居同住，顺便看看四岁的女孙。

他的皮肤曝晒成渔船似的颜色，有些枯槁，额上贴着很深的皱纹，仿佛风干的浪。

船进港时，微雨落下来，一切景物都湿漉漉了。晚天前的港湾，海燕的白色尾羽掠过天际，白色雨珠。



裕和鱼行已挤满渔人，上货的竹筐盛放着准备交易的鱼获。老渔人站在鱼行列好的队伍，看着丰收鱼群，感觉温热。他在渔船上涂了正骨水，脊椎骨温热起来，骨骼才接上似的。他想着，明早是否要进城到医药中心问诊，顺道去迪花园找女儿。

下午时，他特地把船驶到安民鱼塘，找旧识春仁，告诉他想出城治疗脊椎骨的事。那时春仁蹲在鱼塘正把一堆堆饲料丢在深池，鱼群争出水面抢食，午后更显得活泼热闹。鱼塘周围一张张长满青苔的网，把鱼捆住，伸长而去的水平线，是一望无际的蓝海，蓝天。

鱼塘主人，望着看不到尽头的远方，不自主地坐在木板的桥边，放入一根根钓竿，垂钓网里的鱼。有一次，老渔人午后在鱼塘，和春仁一起垂钓，感觉累了，天暗前钓上十二尾鱼，又把鱼群重新放入网里，似乎重新把时间注入鱼塘。

有一万朵雨落在海港

有一万朵雨落在海港

●

出海太久了，老渔人不时感觉海水的硬度，他想到自己的生命，在海上，应硬朗起来，不轻易放弃日常作业，渔人的命运是属于海不是陆地不是花园里安稳的居所吧。渔船快速行驶港口时，蓝色的海，摇出白色泡沫，船底拍过了远近推来的水波，拍出无尽声响，这是属于生命节奏。他这么想。

挂好帆布后，雨便不停在船外落。打在水面上，落在红树林遮去的视野。船开始有些晕眩时，才觉得帆布外的雨真的落得很大。仿佛有一万朵雨落在海港，落在渔庄附近的河和所有支流，落在海口。河水涨成海的水位。其实雨、海和河都是一体，在人的面前演绎一件件循环的程序。

醒来时，潮已退了，退得很深，附近都露出一根根支撑的石柱，如骨骼支撑一个人的立姿，交错地撑起平衡，支撑码头水平。早晨的光影从一根根柱底穿过，把影子映在水面上。甲板在撑住的巷弄，声音从板面远近而来时，脚踏车已走近了身边，铃铃，脚踏车从人群中穿梭而过，把甲板上的声音带走，铃铃，又一辆脚踏车从后面来，把永恒的声响驳接下去。

●

海港的屋宇，旧旧的，在时光中自己找到遮雨挡风的位置，在不同屋檐下衍生生命，厝上居屋，门匾都挂上堂号：

宝树 颖川
太原 济阳
陇西 江夏
河西 卢江

老渔人想着女儿小时，教过她背口诀：谢氏宝树，陈氏颖川，王氏太原，蔡氏济阳，李氏陇西，黄氏江夏，林氏河西，何氏卢江……，多像一个浓缩的县地志，命运的地图，先人的脚在这里留驻，再挂上身世的门匾，生生不息。老渔人是否要离开先人上岸的地方。他在想。一阵雨，又持续落在海港。马

★ 毅修

我和爱人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在朋友群中更是公开的一件事。

手，我们牵了；嘴，我们亲了；床，我们早也上了。牵手当然是公开的事，大家都看得到的事；亲嘴，偶尔情不自禁了，我相信也有人撞见，或偷窥了；唯独上床，关上了房门，是很私人的事。偏偏一些好事之徒，总爱调侃，他比较粗犷，Man多了，一定是他采取主动，在上面！

最近，他开始要求见家长了，我拿不定主意，迟迟无法实现他的心愿。我害怕父亲根深蒂固的旧思想，他完全是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颗陨石。一直以来，我这个乡下的潮州阿爸把自己封成顽固坚硬的一个活化石。几回试探，父亲都以村头黄叔的儿子做为总结：同公同母，百年后还辨不出考妣。

所以，推得一时就一时，我瞒着乡下的老人，和他在城里双宿双飞。心里当然有些愧疚，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他都接受得了，我还能苛求什么？就是娘，新知旧雨都这么说。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只是比较在乎外观，我护肤擦乳液，防晒霜护肤霜有那么几瓶，我染发修眉，较隆重的场合化个淡妆，我认为那是一种尊重。我略胖，颈项看起来略短，所以我选择V领衬衫，让上半身有修长的错觉。不料，如此衣着掩饰，却是人们心目中，同性恋者的特征之一。

要命的是，我们怎么弄都搞不出人命，怀不上孩子，不然就可以先斩后奏，奉子成婚了。我着实开不了口，他是一个没有子宫的人。我一个独子，要父亲放弃传宗接代的观念，规劝和谅解，不就成了另一个万里长城的工程？

谜团

谜团

三十六了，父亲也开始在催婚了，没有女朋友，就要安排相亲了。我在电话里唯唯诺诺，有，有，有有有。

带回来看看，好歹就结了。

带回去，你都答应？

都答应。

同姓恋，他没子宫，都答应？

你说什么，什么同性恋，你再说，再说，你是说真的？

他也姓李，和我们一样姓李，去年子宫癌，切了子宫。

没全中，也对了一半，气死我了！

电话“啪”一声盖上了，留下一串呜……平时不敢说的，电话里全说了，我如释重负，丑媳妇终究见了家翁。其他的，可以慢慢开导，大不了请个孕母，我那些蝌蚪仍然可以游出李家儿女。马

★ 孟沙

罗伦喜欢收集名片，忘记从哪一年开始，只知道是踏入职场后不久的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型印务局，做个收账员。小公司上自老板，下至打字和排版工友，区区十几个人，除了老板，谁需要什么名片？而那个年代，电脑还刚面世不久，网际网络连听都没听闻过，社会发展缓慢，人际关系也没今天这般频繁，名片不是一般人的随身物，自然是稀罕之至。因此，当罗伦第一次接到名片时，有如获得至宝，自觉本身多少沾送卡人之光，飘飘然之余，将它珍之藏之，也就丝毫不足为奇。

他收集别人的名片，也保存好自己的名片。离开印务局后，他先后在几家公司任职。他受教育不多，只念到中三即辍学。难得的是他自爱，勤奋向上，进入社会大学后才领悟学问的重要。在印务局三年，他省吃节用储下一笔钱，业余报读英语速成班，加强他日后寻找高职的信心。他生平第一张个人名片就在他进入报社的第一天，是公司免费为他印的。他的职务是广告招徕员，名片是他的吃饭工具。和报社其他同事一样，他的名片设计形式是定型的，但对他来说，却是人生一个重大转捩点。为此，他高兴得三天三夜睡不好觉。

名片

名片


学生时代他兴趣在集邮，后来因为名片，集邮热忱转淡，为了表示对名片情有独钟，他甚至把早年辛苦收集到的几大册集邮簿全送给了朋友。收集名片和集邮看是两码事，但其间不无相通处，他将集邮的经验用在收集名片上，有种异曲同工之妙。多年下来，他已整理出足足十大册名片簿，分门别类，有亲朋戚友，有报界人士，有商界闻人，有旧雨新交，有广告客户，更细致地分，名流要人中又有工商界的、金融界的、政坛的、华团的、文化界的、教育界的、庙宇的，寻找起来方便多了。更有甚者，他还在一些名片上加了备注，或者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名片都放置一起，不会造成混淆。因此，他每天无论工作怎么忙，一定要腾出一些时间，将收集到的名片进行归类整理，这已差不多成为他几十年来生活中的一大情趣。

此际，他坐在曲字形的办公桌前，手中把弄着一张刚从数码扫描出来的彩色名片。这是他个人编号12的最新名片款式，自己用了一个晚上时间精心设计的。之前的一张是印在两年前，印了五百张，已经派送得七七八八，原有意再加印，那么巧这时传来喜讯，他期盼多年的“封侯”梦终于如愿以偿。虽然封衔距离他的想望尚远，但总算是个突破，好过什么名堂都捞不到。他决定将这个苏丹赐封的五等名衔放进名片里，以显示今时不同往日。

如果将他早期的名片和现在的作个比较，明显的，早年的几张都很简单，除了公司机构名称，电话号码，便是通讯地址。后来参与社团活动，有业缘性的，有血缘性的，有地缘性的，还有孩子念书的学校的家教协会，从普通会员到进入理事会，从理事逐渐升任为财政、公关主任或总务等要职。曾任的与在任的职称不下十余个。他的名片如果顺序排列，由简到繁，由单面印字另面空白，到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似乎在预示着名片主人五十年来丰盛的丰盛的人生历程。

曾经有一回，他的在学院念广告设计系的儿子，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批评了他的名片，“爸，名片要多些留白，要有突出点，需要弄到让人用放大镜来看吗？”孩子说得有理，但为父的听在耳里却极不舒服。当时，他黑着脸，重重的应了一句：“你懂什么？等你将来有了地位才来说长论短！”

他的手机响了。是数码印刷的东主打来的。“罗总经理，您的名片文字多了些，看起来顶天立地，缺少美感。我们建议加工修饰，如果背页的文字删去几行，字体放大些，效果会更好。您认为怎样？”他听了，联想到当年儿子的奚落，这回他更有气了，“我印名片我做主，谁也休想动我的文字，你们如不想做这单生意，我找别家算了！”他发了一轮脾气，过后还在恼恨，很想再拨电教训对方：“老子好不容易才挣到今天的名堂地位，这是我的荣耀，我偏就做给你们看！”

几天后，妻子在灯下拿着他的新名片，老半天不哼声。她知道丈夫的性格，为了不扫他的兴，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找不知搁放在哪里的老花眼镜。她如今连一向的阅报习惯也被迫放弃了，哪里还会有兴趣欣赏名片。

名片

情感不塞

★ 昆罗尔

茨厂街附近的街道都塞满了车子，从高空往下窥探，就像一节节被阻塞的肠子，消化不良。

“早跟你说，不要在这个时间绕进来，你就是不听！看，现在整个交通塞住了，这样慢吞吞地，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家呢！”妻又在旁叨念着。

妻就是这样，只要逮到机会，就可以来个训话，不开车的人哪会明白驾驶人的思绪，从这条路转出去，可节省一大段距离啊。虽可能会阻塞一点，但耐着性子，慢慢地往前迈进，也是可以到达的，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广告说的，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而且这个时段的吉隆坡，不管到那里都是大塞车的啦，但多年的相处，使我知道这个时候沉默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你这次回来，什么时候又要出坡公干啊？”

“还不知道，要再联系国外的厂商，不过应该也是这两三天吧！”我淡淡地说道。在塞车的时候，摩托车就可以发挥最大的机动性了。瞧，又一辆摩托从车旁呼啸而过。不过摩托的危险性比较大，毕竟是皮包铁，想想还是现在的汽车较为稳当，至少也是铁包皮。

“其实你也不用特地来载我！反正公司离电动火车站很近，我走路过去也是很方便的。”

我笑了笑，说：“难得我回来，当然是让我发挥做丈夫的责任啰！对了，两个小瓜都还好吧？”

“嗯，还可以。不过孩子说，好久没见到爸爸了，你也多抽点时间陪陪他们吧！小心以后他们跟你不亲啊！”

情感不塞

唉，有头发谁想当癞痢？若我不这样努力打拼，这个家如何维持下去，孩子的教育费那来？想想妻也辛苦了，跟我这么久，就吃了这么多的苦，以前还是一个便当两人吃呢！但我做的是小本生意，不拼也不行啊，若工作绩效低，月底那来薪水发给员工呢？即便是我不工作，每个月的房贷车贷店租可是不会停下来等人的，而且常是通货膨胀起的速度比薪水还要快，我们老百姓只能追着钱跑了。从玻璃可看见在路边蹲坐的人，看其服装及肤色，应是外劳吧？他们也不容易啊！追钱追到马来西亚来，在当地生活一定是很不容易，不然怎么会想要出国淘金呢？

“对了，你不是说要买辆国产车给我？什么时候我们去选车？”

当然，以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要买车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在马来西亚，车子也是必需品，很多家庭都是拥有好几辆车呢！“好啊！看你的时间，我都可以，其实……”

妻子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遂好奇的追问下去。

我只好讪讪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啦！我只是想到我的工作很忙，平时可以相处的时间已经很少了，难得我可以载你下班，这样就可以多陪你一下……”

车内寂静了片刻，只有冷气的声音在轻轻吹动。

“我想也不用买车啦，我还是喜欢当乘客多一点。”妻看着外面慢慢蠕行的车阵。

我偷瞧妻子一眼，发现她的嘴角浮起两朵幸福的酒涡。马

狐 味

★ 邱苑妮

深夜。邻床的中年妇人，仿似喉间粘滞着一坨浓痰，让她胸腔的呼气、吸气拖拉得长长的，呼哧呼哧吃力的扇动着沉重的肺叶，宛如汽锅憋足了气似的抖动。听着，怪叫人怜悯的。

妇人忽然发出嘶哑的尖叫声：“狐狸尾巴！狐狸尾巴！”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你才是狐狸！你才是狐狸！”只那么一会儿的光景，妇人又开始在睡梦中嘶哑的喊叫着。

妇人被送进来时，我已在这个病房呆了两个星期左右。邻床的病友来来去去的。据说她是不小心从楼梯摔下来，腰椎损伤，右脚脚踝骨头断裂。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随着日子的流逝，我渐渐和她混熟了。单身的她只身和妹妹住在岛城上，其他兄长皆在都城谋生。筋骨之伤往往拖很常的时间才能痊愈，由于妹妹须要上班无法长期请假照顾她的日常起居，无计可施之下，唯有把她留在这间政府医院里。虽然是政府医院，但手术费和住院费对已然失业的她而言也是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成日无法动弹的她处处须要照应。医院里的护士态度又极其恶劣，简直让人不敢恭维的。由于她已留住个把月了，护士们就开始觉得她死赖着不走，徒增她们的工作量，再加上她无法自行照顾自己，开始看她不顺眼。尤其遇到一些态度顽劣无比的护士值班时，她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

兴许是病情严重，医生也无法确保她往后是否能够像常人般行动自如，再加上经济压力，缺乏家庭温暖，她开始每天哭泣。医生断定她患上了忧郁症。在友人的介绍下，两天就有一位辅导团的义务辅导员前来探视她。该义工看起来慈眉善目的，总是很耐心的用那把温声细语的嗓子安慰着病人。俐落的为病人抹身、喂食、按摩身体，帮病人修剪指甲、脚趾甲等。她的到来，总算稍稍肤慰了病人那颗孤寂、彷徨的心灵。真的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好印象。

她不只一次对我说很想回家。她在这里度日如年。我嘴上没说什么，只敢在心里嘀咕。那谈何容易呀，她连最基本的日常起居都无法自我打理啊。每日我只能爱莫能助的呆在病床上，看著她挣扎着翻身，学习自行包尿片。从最初的推着病床到一楼复健室去做复健，到后来的坐轮椅下去，到如今的可以在病房前的走道上仰靠着助行器迟缓的挪动着脚步，我在自己的病床上见证了整个过程中邻床病友的毅力和持之以恒。

某天早晨我听见医生对病人说以她的康复情况应该可以出院了。那一瞬间，我第一次见到她打从心里高兴的绽放着笑容。晚间她的妹妹放工后来探视她时，姐妹两就商议着这个星期六早上出院。

很快的星期六如期到来。这是个平静温和的早晨。窗外的天空蔚蓝得很彻底。间中还有几声鸟儿的啁啾。就在这时邻床病友的手机嘹嘹的响个不停。忽然，没有预期的一声声嘶叫和嚎哭划破了晨早的宁静。

“她骗我，明明说今天早上要来接我出院的。竟然跑去上班。说星期一才能接我出院。”

狐味

狐 味

“我求你，你载我出院好吗？”她失去理智的拉扯我。

就在此时那位义工出现了。救星到了。我想。

“她不要给我回家，我就知道她故意的。”此时的她情绪失控到顶点。

忽然，我听见那位义工破嘴骂道：“你这是在演戏给别人看吗？我还以为你很温驯的啊！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了。”

原本哭嚎着的她，霎时收声，脸上写满了不能置信的表情。我也愣在哪儿。


挨了两天，星期一晨早，她的妹妹真的接她出院了。和我依依话别之际，竟来了个不速之客。同样的慈眉善目，同样的温言软语。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我帮妹妹推你到医院大门口哦。”

“回去要乖乖的听妹妹的话哦。”

此时空气中仿佛氤氲着一股难以捉摸的、陌生的气味，那气味带着某种侵略性的因子，在病房内四处窜流，僵化了我们俩脸上的笑容。

不知凭地，总觉得那气味很像是狐狸的骚味。虽然我从来没见过狐狸。

★ 王筠婷

阿忠的黑狗狂吠已久，电台播出的十二点剧场对白完全被淹没，他走到门口：“Diam 啦！”朝狗儿大声一喝，目露凶光的黑狗，锐气被挫得委屈，呜呜地趴在自己的爪子上，视线依然不肯离开对面的屋子。此刻对面阿福正好送客。黑狗仗着主人的威势，又往门口扑去，吠了起来。

阿忠仔细打量阿福的客人——这张不属于新村的脸，领带西裤，胸口别着名字，左手一叠的文件，右手拎着一大袋东西，应该是什么官员来着。但见阿福使劲道谢，把 *terima kasih* 说成“他妈卡西”，大大的笑脸裂出蹦了一根牙齿的大洞。奇怪了，阿福那骄傲的嘴角像晒溶的蜡像嘴巴，好像被整形一样，扬了起来。

每个人都知道阿福鼻孔向上的原因，不就因为那几棵绝世好种榴梿？

那些绝世好种是阿福的命根啊！每当季节前后，风里都还没有飘来榴梿味，他就跟儿子到芭里守夜去。收成时候，那几箩特别分类的榴梿，像护个黄花闺女一样，来不及瞥一眼就被扛进屋里，才将其他的榴梿，分的分，装的装，运到市集。家里的那几箩宝贝，据说要往南出国的。

村里，闻过绝世好种榴梿香的没有几个，更甭谈吃过的。但流言传啊传，绝世好种就成了传闻中的绝世好种。有人说见过那树干如人腰身般粗树高有三层楼的树了。但其实啊，即使传说树上住着精灵也会有人相信，反正树种在哪里，就只有阿福和儿子知道。

绝世好种

绝色 世 好 种

除了傲，阿福的毛躁个性也是出了名的。但他命好，除了那几棵好榴梿，他还有个好儿子阿通，阿通长得壮壮黑黑的大树一样，老实腼腆，耐得住他老爸的蛮。阿通他人三十张都勾完了，就是没有半个牵手对象，村里确实有几个好姑娘，也有好些别村的人来做媒。但是，阿福始终觉得这些人是谋着自己的榴梿来着。挑挑剔剔，左拣右选的，这么一个蹉跎人家好姑娘也跑掉了。阿通也不见得急，每天早出晚归的打理果园，挑肥堆泥的，又负责把水果载送到市集里去卖了挣钱。

阿忠眯着眼，看着正关上篱笆的阿通。

“阿忠伯。”看见邻居，阿通老老实实的给阿忠打招呼。

“啥人？”

“政府官员。”阿通说“中国总理访马那次跟我们政府签了不懂什么条约。说要引一批榴梿到中国去。他们选了阿爸的榴梿，还拿了几粒回去哦比斯(注：office)。”

阿通说得不愠不火的。但如果这句话由阿福自己来说，他肯定眼白吊到额头上拇指往自己的胸膛戳：还不是我的榴梿种好人家认得什么是宝！阿忠进门后跟他女人说：这阿福啊，一定骄傲好一阵子了。他料得没错。只是没料到，当晚，阿福就跟他女人吵起架来。

“不卖！”

“你今年不卖，看人家明年还找不找你？”

“你们女人懂什么？我的好榴梿不要去新加坡，要去就去中国！”

吵架声轰隆隆了好几晚。有天，他逮到了一个机会问那独自将一箩箩的榴梿推上车的阿通。

“你阿爸的榴梿几时去中国？”

“快的了。”阿通还是细声细气的，完全不符合他那黑黑实实大块的身形，“手续费收下，再挑了几粒当样本，应该很快有消息了。”

“榴梿季节要过了不是？”

“对啊。再几车，估计就要完了。”阿通淡淡的说。

阿福的绝世好种赶不赶上最后一车没有人关心，只是每晚福伯跟他女人骂架，阿福声音越来越小。当别的水果开始收成，阿福伯越加缄默了。好几次还见他独自在河边抽烟，他那指天戳地的手指像他手上的烟，越烧越短。

没有人再提阿福的榴梿。村里现在忙的是村长他家的喜事。整个村庄，因为村长的小儿子结婚而变得热闹起来，大家提早过年一样，窄小的巷子填满了车子。开席前，阿福突然载了几箩绝世好种榴梿过来，任吃还任人带走。

当场开榴梿来吃的人，香得连手指也要吞进肚子了，还不忘记留一根拇指来赞好。就连村长那从城市娶回来的新媳妇，也吃上了好几包。阿福蹲在榴梿堆旁，嘴里那大洞又露出来了，笑声响响，好像是他在办喜事一样。

“那个什么官员呢？”小山一样高的绝世好种被大伙儿分享去，阿忠悄悄地问阿福身边的好孩儿。

“官员那边依然没有消息。”阿通腼腆回答。

一个榴梿季节就这样过去了。马

绝世好种

★ 方肯

生就等待这一天了。

五年的青春，她认定最爱就是他。

这场婚宴，她精心策划多时，自年轻时就幻想自己成为众人的焦点，在聚光灯的照耀下，漫步在红地毯上，悠扬的结婚进行曲伴随耳边，那是公主与王子最美的结局。

还有半个小时，婚宴就要开始了。

“妳的头发不听话。”造型师蹙着眉说，牙齿咬着几根发夹，尝试将头发固定。

不消几秒，夹好的头发又滑落下来，垂头丧气地。

她不耐烦地瞄了时钟一眼。

“不行了，也没有多少适合妳的发型了。”造型师苦恼地说。

啊。她轻呼一声，双眼紧闭。是发夹刺痛她的头皮。

造型师不再理会她的死活，想尽办法将所有发夹用在她的头上。

“好了。”造型师的这句话，让她松了一口气。

她才站起来，眼前却出现一块黑影。

假睫毛掉了。她再坐下，乖乖地让造型师贴回去。

“待会儿别把眼睛闭得太紧。”造型师小心翼翼地贴着，并提醒她道。

叩叩。

“有个人……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开门的是伴娘，为难地说，“她好像……”

她忍着眼皮的痒，保持姿态地看着镜子。

伴娘说：“邀请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新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妳要不要来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新郎怎么不帮忙招呼呢？

她拉起裙子，穿上六寸高跟鞋，笨拙地离开化妆间。

还没走到接待处，就见到人群围拢着。

“叫他马上出来见我！”一个女人竭力地嘶喊着。

人们见她现身，时间仿佛在那刻凝结了。

她定睛看着女人的样子，却一点也不想起。

唯

女人气急败坏地冲向她，抓紧她的双肩不停摇晃，十根手指仿佛深深植入她的肌肤。

她像棵树，站在原地，只能任女人粗暴的对待。她的头发一根接一根掉下来，慢慢散开，像凋零的叶子。

她想还击，斥责这个鲁莽的女人，这种气不能白白地受。

当她低头一瞥，却发现这女人隆起的肚子，枕头般大，大概也有七八个月了。

女人越来越无力，转而啜泣起来。

新郎呢？每个人都在问，谁也都没有答案。

几个大婶将女人扶起，扶到一旁去。

接待处的朋友赶紧将宾客引领入席。

她失神地走到角落，左顾右盼，终究找不到他的影子。

伴娘出现在她的身边。

她对伴娘感到抱歉。原本美好的夜晚，却发生这样的事。

伴娘大半年前就为自己准备了这身晚装，节食、护肤等保养工作，一样都不比她少。

结婚这天，最美的是新娘，伴娘当然是第二。

她多么感谢这个最好的朋友。

她半掩着脸，颤抖地紧握伴娘的手，试图寻找一丝安慰。

“我一直相信除了你，他就只有我。”伴娘挣脱她的手，黯然离去。

她回忆今天出嫁时，伴娘哭肿双眼，大声喊着你们一定要幸福，她当时以为那是未婚女人应有的激动。

接待处空无一人，只有她怔怔地站在门口。她想闭上眼睛，却想起造型师的嘱咐。

蓦地，一个男人从里头走出来。

男人对她点点头，示意准备离开。

她在男人的眼神里，隐隐见到伴娘的忧伤。马

唯

晚上好

★ 牛油小生

终于。

外星人降陆马来西亚了。

小明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电影里外星人都在讲英文的国度降落，尤其是美国，差不多都没有再住人类了的美国！——今天却竟然出现在小明面前，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

铜锣烧一样的飞碟，强烈的白光，热气氤氲，逼着小明眯起眼双手拼命挡在脸上抓开强风，和电影里一模一样。

飞碟静止不动。

突然，门打开了，有外星人从阶梯走下来，阶梯很长，天国的阶梯一般。小明很知道，长年累月对外星人形象描述的叠加，大头大眼小嘴巴，很卡通很可爱，又或是张牙舞爪嘴巴里还暗藏另一个嘴巴，长满鲨鱼一样的锐齿。小明想逃，却也不忍离开，暗忖，就算被吃掉也要看一眼外星人的真正模样，也好印证十几年来对外星人的印象，到底猜中多少，到底是偏见想像，还是真有其事，那也就不枉此生了。

外星人缓缓走下来，小明开始担心，担心该用什么语言和它交谈，毕竟自己最讨厌英文了，上英文课浑不知老师在教些什么，爸爸妈妈觉得英文很重要，还下重金每周额外补习，把踢足球的时间都用赔上了，学的是新加坡的教材，说是这样就能赶超马来西亚的英语水平，但上课除了挨打挨骂，忍受能力加强了，其他一点进步也没有。

晚上好

How do you do? ——小明想，大概不能一开口就问：你吃饱了吗？毕竟电影里的外星人都说的洋话，或是日本动漫里头，一口谦逊的日语，哇，那会不会是一个超萌的女仆，或是月光仙子之类的美少女？

心里十分挣扎，到底要说英文的啊，来到这个世界，以外星人的智慧，肯定要学会世界最通行的语言，联合国第一官方用语，你看无论哪个国籍者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一上舞台张口闭口就是英语，动不动就强烈谴责，管它带着怎样的腔调。那么，外星人的英语会是英式美式中式还是地中海式呢？小明不禁又笑了，仿佛在盘点各国的美食一样。

阶梯到底有多长？外星人走得实在是太过缓慢了。但打定主意，小明确信，如今旅游业这么发达，外星人一定学好了英语才敢驾着飞船来到此地的，于是小明点点头，一面坚定地看那强光里慢慢移动的阴影，一面想着课堂里教导的英语词汇，但怎么拼凑总是不成连续，十分紧张啊。

一个高挑的黑影从白烟迷蒙中慢慢接近，小明的心开始狂舞，突然黑影中传来十分高亢的语调，说道：Selamat malam! Adik, apa khabar? (晚上好！小弟弟，你好吗？) 马

睡美人

★ 黄子扬

显示器上永远都有倒数不完的时间，时间如沙漏，微微倾斜总还会流下一些。一些足以宇宙洪荒，你看人们脸上的焦躁就知道。就知道，列车又一再拖延了。

我和母亲好不容易挤进了终于抵站的一趟列车。

想说难得把炙热的阳光抛弃了，没想到，列车里还是一片热浪。没命地涌来。我知道空调尽力了。它的呐喊和着火火车驶过轨道的声音，轰轰轰轰，却终究只贡献出些微寒意。哎，都说不上寒呢。

母亲双手乏力地握着铁杆，头靠着我后背，在鱼贯的列车里摇摇晃晃。

在这样一个幽闭的空间里母亲显得何其单薄。我想像，使坏心眼的司机忽然狠狠给母亲一个紧急刹车，就能把她震得烟消云散了。

这车，可真是挤人。

你看看。在你右脚边的椅子上坐着的年轻小伙子，耳边带着耳机的那个，正用手指压着他的触屏手机。那儿，那个左手拎着一篮蔬菜，右手拄着拐杖的老妇女，也是站着呢。放眼望去，站的坐的华裔巫裔印裔、公民游客甚或外来者，满满的，努力填补车厢里的空缺。

你怎么能够忘了他。是呀，他，我近乎忘了。那个身穿西装的缅甸籍外劳，方才上火车的时候用他手上的公事包推开人群，在车厢里找了个位子便赶快坐下。坐下以后紧紧拥着他的破褐色公事包。你看他的脸，多么霸气，也不想自己褪去西服之后仅剩一身没有文化的破衫。

不想了，真气。这天气也真是的。

母亲频频冒汗，说自己有些晕，我的汗衫背后也湿出了一片，多半是母亲渗流出的精力。她坚持到最后了，我说，妈，不如我们不去了。

母亲说不行，一定要去的。

睡美人

怎么可以不去呢？

我向人群投以忿恨的目光，扫视两岸的坐客，他们低着头，安静地伪装，睡着。没有人抬头回应我，或是，与我眼神对望。他们的样貌何其安详，不动声色，像初妆的睡美人安躺在各自的灵柩上。

只有母亲努力等待王子的亲吻。

我想起自己看过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部电影，说有个杀死小女孩的凶手逃上了火车却在一片黑寂中又被杀死了。伤口处处，死状奇怪。后来才知道火车上的十二位乘客都是杀死凶手的凶手。你看，那情节现在不是又重演了吗。他们以无声的方式扼杀我老迈的母亲，慢慢地、慢慢地消耗她的精力。他们的冷漠便是最大的武器，在我们所看不见的空气中隐匿着一把把匕首，一片一片刮下他人的安逸。（位子是我的，空调是我的。）

外头的景色不断切换，幻灯片般，一幕刷下一幕，播映着城市的川流不息。人们的奔波与激情。唯有壁上的首相肖像恒常是那个模样。你知道他一直看到的，却一直静着，露出深邃的笑。

此时，列车倏地刹车，扯出嘶嘶的巨响。乘客们（假装）惊醒，没有睡眼惺忪的样子，纷纷破骂着经常故障的列车。

你看，睡美人醒了。

这世界却还在沉睡。

“还有多久才到默迪卡体育馆？”母亲问。

2011年7月9日这一天。玻璃窗外烈日炎炎，太阳与猫，肆无忌惮地走在街道上。在睡美人拥挤的灵柩里，我把晃荡不安的母亲抱进怀中，阖上双眼，等待列车载我们前往无望的国度。马

时差

★ 李宜春

妻特地请了一天假，到机场接他。

十几个小时的流转，从南半球回到赤道，从雨林回到另一方雨林。见到面，他们反应并不太热络，这和想像中的不一样。他原以为分隔这么长时间，会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一样的空气、一样的土地、一样的道路、一样的街景、一样的人……，他有些说不明白的失落，但也说不明白原本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的了。妻不会开车，他们之前通电话时，他说别麻烦别人，特别是他的父亲和妹妹们。他和家人的关系，一直都不太愉快。她于是搭德士来，现在他们也要搭德士回去。东西有点多，他和司机一箱箱搬进后车厢，很快他身上流出汗来。一样的热带。

车子开动，他一边调整呼吸，一边感觉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胀大。车后座，他和妻子紧紧靠坐，他抓住她膝盖上的手。妻的温度是凉凉的，他的手心是温热潮湿的。司机是个烟枪，车子里到处都有味道。风景不断倒退。

他们的单位在二楼，没电梯，司机卸下行李便离开。他要妻先上楼去忙，余下的让他自己来处理。行李、手信、行李、手信……，没有一点重量，心里就不实在。妻白天在会计楼上班，屋子摆设简洁，打扫得很干净。他在另一边也是干着会计的工作，纠缠着厌烦的人事与嘴脸。

妻说如果饿，可以给他煮碗美极面。晚餐，还要等一等。他大口喝完两大杯开水，挪近正专心削着苹果的妻。苹果皮一小块一小块掉进水槽，妻的刀工一样还是不那么利索，动作很慢很小心。

“别忙了，这些等下再来做，”他在妻耳边小声说。然后，他们就在厨房里做了。

没削完的苹果躺在水槽氧化。他们洗了澡，回到卧室，便没离开过床。房门牢牢锁着，他们又做了一两次。天也就黑了，他们赖着床一点也不想动。妻的耳朵贴在他身上，说她听到他肚里闹了好几轮，又问他真的不吃点什么吗。他轻轻地，带着任性，摇摇头。什么也不想吃，哪里也不想去。

“那你总得给老家打个电话吧，你妈知道你今天要回来的，”妻的指头在他身上随便挠，那些绵软稀薄的体毛。

他梦见自己醒在另一边的床。幽白的蚊帐，让他心里塌了个洞。随后听见碰碰有人敲着他的门。原来只是一个人敲着一扇门，马上叠音碰撞越来越激烈，变成像是一大群人在外面到处敲打着他空荡荡的房子。他紧张地下床，抓起床边的猎枪。站在看似随时会被冲破的门前面，他紧张湿漉得像刚从浴缸爬出来。他努力厘清思绪，估算好安全距离，抓稳枪把。

碰！

他醒在这一边的床，妻安睡在一旁，夜凉如水。他悄悄下床，走出房间，走进厨房。拿起那颗苹果，把余下的削干净。打开电视，调成静音，频道寥落无趣。

把果核也吃下去后，他把电视关了。电视机旁边有一整叠报纸，妻大概怀着偏执，每份都压出锐利的折痕，然后一份一份方角对齐方角搭叠起来。一整年的份啊……。

他决定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待妻从她的梦中醒来。马

时差

中 瓦砾 散落 凄凉

文·图 / 郑宜欣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安娜·卡特列娜》

友人沐从西雅图传来一封电话短信，短信内添附了一张相片，海天一色的海湾，船尾处浪花飞溅散逸，一只海鸥落在桅杆上歇息，微微俯首，仿佛在为亡者做最后的默哀，凝重的画面，悠悠构出平静的忧伤。

沐说，她刚为丈夫撒下最后一撮骨灰。

西雅图是沐和丈夫的度蜜月之地。十年前，她偶然在太平洋的边沿上邂逅这位陶艺家。那年刚从大学毕业，趁着春假，一个学画的女子，形影相吊就背起行囊去到东北部的小镇学陶艺。这间陶艺教室的名声，早在她大学时期便有听闻，此行正是她慕名而来，拜师拜得成与否，另当别论，她心里是藏着小粉丝般的心态到访。陶艺老师后来成了她的丈夫。那时刚30岁出头的他，在日本陶艺界被誉为近年代最年轻优秀的陶艺创作家。

初次相识，这位满面胡渣双眼炯炯发亮的陶艺家为她捏了一个海鸥形瓷杯当见面礼。杯子呈米色，米色正是沐最爱的颜色，她为杯子画上羽翼，海鸥象征和平与自由。沐相信，有了安稳的生活，幸福自然就会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大自然一劫难逃，大海突然狂怒，人随杯子于毫无预兆的瞬间被掠夺走，曾经紧偎过的一副血肉之躯一夜间就化成灰烬。

“若生命再换一次偶然，我愿意再为这场世纪大灾难哭上千万次，结果是如何，我不在乎，我今生只为与他相遇。”短信末段如是写着。

故人留不住，回忆轻扣溅泪；临别时的不舍，无角的轮廓，触不到的容颜，随着骨灰粉末缓缓地指缝间流散。

“我不是医生，我不会拿手术刀，只会拿手工刀，和菜刀。”我试图打趣说道。然后简单地继续说，“我念建筑的。”

80旬至的老奶奶，脸上的皱纹开满枝桠，奇乱蔓延到颈项和消瘦的锁骨内侧。聊到开心事时，老奶奶微微咧开无齿的嘴安慰一笑，那坍塌的笑颜像极黑暗里开败的花朵，看了不无叫人心酸。

“哦，你不会医人，那你医医这片大地好吗？帮我孙子画个家。他爱大海，也爱钓鱼，不开心时总爱坐在海边画画，可是，可是堤防要建高……”

说到这，她哽咽起来，停顿了一下。

“那堤防，当初我儿子也有份参与建造，他从事建筑业。大海海啸警报发出时，儿子正在上班，我行动不便。”她捏捏自己的大腿，然后继续诉说，“我媳妇找了隔邻伊藤先生把我和孙子载离沿海的房子，媳妇在电话里联系不到丈夫，所以决意留守家里，希望丈夫回到时不会扑空寻不到人。海啸警报响了好几次，海面依然风平浪静，浪还未见踪影。”

“我和孙子先被安置于小学礼堂内，内外四处慌乱，说实在，活到这把年纪都未见过警报所传达的大海啸。我当时不以为然，还与邻家的奈绪小姐探问近况，孰不知，那么短短几分钟，大家来不及聊上几句话，就听闻整座小镇被海啸淹没，消息一传开来，我心一怔，万般着急着儿媳是否安好……”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礼堂内每个人脸上被一丝阴霾掩盖着，但依然不停歇地忙里忙外。自卫部署人员、医药支援部队和各团体志愿者等都忙得不可开交。

我尝试用最平实的言语安慰她，因顾虑着自己过份怜悯的表情和语气会加重她的悲哀，我压抑住自己从耳所闻，由眼所见而被感染到的悲伤。

会客厅的墙上，挂着昔日村子明媚的风光，宽大的礼堂内，安置着无数无家可归的村民，各个满心期盼着杳无音信的亲友早日回来团聚。

遇难者无法倾诉蒙的冤受的屈，侥幸生存者则心头酸却有苦难言。悲伤没有语言，但很自然就被描摹于脸上，一切不言而喻，糜烂的疮疤一旦被触及，痛楚将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死亡”对身边人所带来的伤害。

死亡，是对活着的人的惩罚。

那几天内，我完全写不出字来，精神飘离得恍如隔世，几乎冷静不下来。



3月5日，日本引以为豪的子弹列车——新干线正式落实穿梭东北地区一带。东北一带的人们，包括全国上下，各个无不为此事欢庆，因为这又是日本交通规划的一桩大突破。

当欢笑声还在滚烫沸腾时，不到一周的时间，也就是3月11日午后2时40分左右，海啸突袭东北沿海一带地区，阵阵的欢笑声霎那间被席卷而去。日本顿时陷入恐慌，东北以至关东地区的公共交通运作宣告瘫痪。这场九级大地震的消息于短短几小时内震撼全世界。

扭开电视，一段段不可思议且惊心动魄的画面浮现于眼前。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脸书上已收到无数国外朋友的关心与问候。拿起手提电话，急于拨电给友人却连不上线，此时唯一可依赖的通讯方式仅剩网际网络。

余震连续不断，大地持续释放其过盛能量，全国即刻进入紧急状态，新闻24小时播报不停，电视上负责灾情速报的主播们，一贯地套着端庄笔直的日式西服，头顶亦紧紧夹着安全帽，惊慌不乱向观众传送最新消息。每当一有余震，主播台便随之摇晃不停，天花板上垂挂着的灯饰摇摇欲坠。留守于电视旁关注灾情的观众看了此情形，自己虽则已处于惶恐状态，但也不免为主播们多捏一把冷汗，看似天若真塌了下来，主播台前的他们仍然会坚守岗位当灾情传报的第一前锋。


纸上谈兵了两个多月，重建计划从一开始就被议论纷纷个不停。在这纸醉金迷的时代，城乡建设事业当中，究竟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有否赋予完全的真正专业权，背负着使命，承担起重责，为大地画下附有人性的每一条线，抑或最终只沦为政治家争锋把戏的傀儡工匠，不得而知。然而，此让人大感撕心裂肺的一场天灾，把人们平时坚硬的态度都软化下来，无论在朝或在野的人士，开始说着共同的语言；国内或海外，都不计前嫌同声共气第一时间提出援助予灾区。

建筑与城乡规划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把研究焦点放在震灾后的重建计划上。震灾研讨会开催在即，为了研讨会的准备，事发后不到两个月时间，研究室同僚策划出发到东北震灾区了解灾情实况，借此我也随同而去。

路程从石卷市一路沿着海岸线前进。未经及时处理的瓦砾废铁石墙碎等被暂时囤积于一旁，沿途尽是杂乱无章的灾后景色。雨水滴滴渗透入烂泥中，空气夹杂了海风吹来的咸咸腥味，汽车驶近重灾区，一股腐烂潮湿的臭味立即蹿进车内涌入鼻孔。打开车门走出去，头顿时昏沉难受。我们戴着安全帽，面系口罩，披着单薄雨衣，一手握着一叠地图，一手持笔和伞，踩过泥泞滋积的湿地步向海岸边。那些为防护作用而建立的石堤岸已不见岸，走过的路，也不已成路形。梅雨当空滴落身上，湿漉漉的我颤抖着为这满布疮痍的大地做记录。事发前，我未曾到过这里，我的颤抖，肯定不及当地居民的颤抖。

身处浩渺蔚蓝的太平洋边际，眼前除了深蓝，便是浅浅的蓝，这正符合了我想象中的太平洋颜色。海蓝色的颜料宛如被倒翻，导致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也被染得很蓝。海与天模糊的交界，与其说上不着边，下不着际，不如说根本渺无际涯来得更为合适，两者之间有着一抹像是天空低处飘扬的云朵，也像是海面上浮游的雾气。那带有诡异的神秘意境，仿佛山背后埋伏着一头猛兽，正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等待猎物。大海用沉郁的蓝注视着我，我胆怯地对视回它，我对自己说，若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就要更深入去接触它。站在决堤崩裂的石墩上，脚有点悸颤，心里揣揣不安，心想，若海啸此刻涌来把我整个给吞没吸入海中，尸骸全无，从此失去音讯，谁会最先为我落泪？我一边想像在水中遇溺的自己，胸口感到有点窒息难过。尽管如此，一切风平浪静，海啸也没来袭，我却不自觉地魂惊胆颤起来。

我们继续往北而上抵达气仙沼工业区，被海啸吞噬后的气仙沼，俨如世界末日影片内被摧残后的画面般，成千上万的瓦砾堆叠成山。混杂缭乱的破烂堆中，超过数万吨的废物急待处理。一架铲土机在开动着，把已被覆盖的道路重新推开来。这里已看不到柏油路，四周泥水密布，脚底下烂泥淤积，行动变得有点困难。周围多艘庞大的船只被冲上岸，横挂在较牢固的建筑上，有些则压砸着脆弱的日式木造民宅。裸露出茎根的大树和电缆线爆开的电柱，宛若蛋糕上一根根地被顽童抽拉起的蜡烛般被折成几段，然后随手丢弃，狼狈地倒卧四处。蛛网般交错如织的电线，在地上缠绕连结得混乱不清，这似乎意味着这个小渔村的未来将迷茫难测，命运多舛，或如烟雾般就此黯晦而消沉以尽呢。



此外，多处更可见钢骨水泥造的高楼如模型般倒翻在一处。原本结构壮大，巨大如兽的工厂如今只剩骨架，茕茕而立在废铁碎瓦堆中。远处有三架神手发出缓缓的低吟声，沉重地俯着首，把破烂物件夹起来。烂铁、木条、瓦砾、石墩和其他杂物被分门别类有秩序地堆积在一起。那些号称结实耐用的日产汽车，此时像纸扎车，脆弱而不成形地倒挂在三四层楼高的屋檐上，生了锈成了废铁。这些一辆辆最终变成烂纸团般的车子被处置于空旷处，沓成三四层，列成几行排列着，行列与行列之间留了条通道，废铁处理场规模壮观且有条理得像个巨型停车场，由此可见日本人的细腻心思无时无刻都在展现出来，尽管是刚遭受一番大冲击之后。

经不起40米高海啸的冲击下，防水闸门最终起不了阻隔沿岸区域水位的提升及防止水患威胁的作用，片片闸门随之破裂，受窘于一旁宣告战败，无奈只能为自己的那股无能为力而望洋兴叹。附近受到弱势的海水冲击而遭受轻微破坏的商店街，店铺的墙口破烂不堪，店里凌乱无序的内容败露无遗。街角转弯处的一间居酒屋，里头坐台上还摆着铺了层泥沙的酒瓶碗筷，但已人去楼空。整间店铺就这样保持着凝固的神态，只不过少了原有的呼吸，也没了心跳与脉搏。

除了物质惨遭破坏，不少家庭全口兼被蔑绝。整个村子在海啸的肆虐下，没有扎得住根的侥幸生存迹象。突然人间蒸发的村子小镇，恰恰成了座死城。这座死城是大人国内小孩即兴后的游乐场。小孩原本玩着泥沙，玩腻了随手把一切扫掉。坍塌下来积木般的建筑楼宇和撕碎后纸折的车辆船只是大自然泄愤的凭据。

田老町的海岸边，有座“万里长城”之称的大堤防。这座万里长城特别有着任道而重远的身份。堤防高度约10米，全长度则2400米，形状呈X形，有着双重防击的功能，如此鬼斧神工的建设，原该负起责任护岸，但却轻易就遭毁坏。我爬上这座超级堤防的肩膊上观望。交叉型的堤防，像只敞开双臂的大母鸡，与大海对峙着，捍卫着身后的孩子们。这座高高筑起的堤防，围着沿海一带的住宅，形成了一座长长的城壁，当地居民为了生活甘于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在狼口边谋生。

由古自今，由于这儿遭遇海啸威胁的次数频繁，当地人们对海啸来袭的警觉也不算低，为了以防万一海啸的来袭，这座超级大堤防被建立于1934年。1960年智利大地震时，堤防成功挡过当时的海啸，维护了这个小市镇。无奈是祸挡不过，今次残遭海啸肆虐，可见那股波浪来袭时冲击的力量是何等惊人。

依据残余的地基痕迹，电柱和树根残留的位置，我试图在脑海里重新把往日的街面景观再次呈现出来。我加了好多个可能性给每个画面。也许左侧有片生气勃勃的小园子，夏至，花圃布满黄色大锦鸡菊，紫阳花，向日葵等向阳花木，旁边的空地腾出来当做小菜园；也许这儿民家的男主人靠出海谋生；也许家里的女人或老人家，干些小活，种点叶菜瓜果帮补家用；也许孩童抓蚯蚓放风筝，大家靠大自然过着田园的生活。也许……等等。我似乎可以感到，流淌弥散于其中的静穆与祥和，一树如盖的绿荫，低矮的屋檐，灰瓦的屋顶，斑驳的油漆，剥蚀的老墙，和式木门，麻石阶沿，一切都那样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每年的这个夏季，大街小巷因欢庆盆舞节而愉悦声满溢，年幼老少穿着和服浴衣踩着共同舞步，齐齐欣赏海上烟花绽放七彩火花。

那是一幅返不回的风景，复制不了的欢笑声。往日深深的巷陌只能铭镌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湿透的塌塌米地垫上，几尊观音神像完好伫立着，前面瓶子插了几朵鲜花和哀悼字条。

望上天空，我预想海啸来袭时的高度，宽阔的蓝天底下，海岸线突增10米，冲着我们而来，大自然界内区区10米的两位数，足以对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身处如此敏感的浩劫之地，天灰了，云低了，心也迅速沉了。现在不是秋天，却比秋天来得荒凉萧瑟。一场连绵梅雨，令到四周气氛显得更阴沉沉。梅雨没有梅，却让人充满酸溜溜的感觉，此时沾湿我脸庞的细雨，是否苍天满脸的泪水呢？

微风轻拂肩头，寒意掠过双颊，我打了个冷颤，头皮发麻，全身起鸡皮疙瘩。若那凄冷的细雨再下一日，就足以埋葬我，我的魂魄就像柳絮般轻软，在海风的吹拂下几乎要碎裂。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还活着，我稳实站在这片萎靡的土地上，心却被冲走似的。耳边仿佛传来阵阵的哭嚎声，如此尖锐刺耳，我闭上眼睛想寻求片刻的清静，可是雨水依然不停砸在我身上，让我在人间与地狱之中载浮载沉。地狱确实很大，就连人间也存在地狱。从行动上的暴戾恣睢之为，到内心的瞒心昧己之图，足以说明这一种跨人间的地狱确实来得更可怕。

我们总以自己为中心，只手遮天。只要大地轻轻一颤抖，各个劫数难逃，无论你是最有权威或是最有财势的人，无论你才高八斗或四面玲珑，我们都一样，只是一颗轻浮的小粒子，微不足道。宇宙里有毁灭也有诞生。这是大自然的最终定律。狭窄的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地球，而是心房。

地图上可见山田线的轨道像条细细的拉链般，电车沿着海岸线开驶，拉链随着东北沿海一带来回拉扯着。

“走吧。”

“我不要走，不要再往前！”

“我们到宿舍了。”

我挣扎……

张开千斤重的眼皮，眼前漆黑一片。

“从仙台市到北上河市，我们行驶了约三个多小时，你足足睡了近三小时呢。”

“可是山田线……”

“山田线断了，刚刚经过目睹的。”同学立即打断我的话。我意识依然迷糊，后来经他一番解释，才知道拉链被拉扯断了，它是被怒吼的大地扯断的。

最后一天，雨终于停息了，得以探出头来的太阳雀跃万分，在我额头上不断燃烧。夏至的午后，烈日再度灼伤面临一场浩劫后的大地，顿时把过去生气勃勃的村子彻底氧化，元气完全耗尽。

处在惨不忍睹的废墟当中，看到断残根柱的影子下，映照出苍茫的人生百态。昔日一户户幸福的家庭，一夜间在支离破碎的瓦砾中散落凄凉。石墩下有个布满脏泥的布制洋娃娃，耳边悠悠传来熟悉的曲子“她没有亲爱的妈妈，也没有爸爸，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一场浩劫后，不少孤寡鳏独将在接下来的日子独步残生。

是谁将我们归纳在一起，就像是归放途中旅人的行李一样，但不一会却又把我们分开，不让我们挑选，也不由得我们抗议。我们没得挑选，更没有抗议的自由和权利，只有被逼去接受的无奈。可是要有多够强韧的心，才有能力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离别。

西边，见证过这场浩劫后的山峰，看上去依然雄姿赳赳，俯视着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夕阳却在其后半躲藏着，只露出胆小目光。这一抹最后的残艳悄悄潜进我眼眶，仿佛无以名状灸烧的辣痛，让我突然想掉泪。仅仅一瞬间，看到一无所有的莫测，也仅仅一瞬间，明白拍手无尘的无常。

东边太平洋的那一侧，蔚蓝且平静的海面，以漠然沉静的表情和规律的波浪声，否认了当天所发生过的一切，事不关己似的在一旁沐浴着夏日晚霞的夕阳，海鸥悠闲自在地盘旋于空中，若无其事地包容了大自然本能的威力。

大海不只诞生了冷静，伟大和一览无余的美，同时也埋藏了深不可测，使人警醒，给人力量的海啸。

这场世纪大灾难，为地球画上难以愈合疮疤，为这块美丽的土地删除许多欢笑。连日来处在人间地狱当中，下陷的土地，被冲刷掉的生活盘根，是我有生以来亲眼目睹过最浩大的破坏现场，它就这么被我踩于脚下，映在眼帘，耳闻不如目见，我所能叙述，何止以上那些文字。

沐的简讯、避难所老奶奶的长叹声，犹如愁雾漫漫把我包裹着，我出不来，也化不开，多年前失去至亲的记忆，一一涌现，历历在目，让我感同身受。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幸者的角度表述出那再也真实不了的人生写照。

我拨了一通电话回家。电话如往常一样，嘟嘟没两声便被急促接通。那是一把低沉而温和的声音。这把声音很熟悉，熟悉得让我的嘴莫名吐出一句无比陌生的话。

“爸，我爱你。”

原来我的生命一直是在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开得自我傲慢的花朵。

雨水落入水中，不留痕迹，因为都深深被包容。

2011年311震灾后的春天，降落下来的樱花雨，绝对不会是最后的一场。

但愿如此。马



/ 丘心怡

声音污染


令人作恶的声音通过耳膜
不断传送 震动 振翅的频率
那么清晰 放大 来回旋转
空腔流出恶心的浊物

啧啧 啧啧 啧啧
不耐烦的主人
囤积 留下肝火的火焰
一点 染成血丝
布满愤怒双眼

水声哗然然
从浴室水龙头 一鼓作气
封闭空间氧气和H₂O
密度充塞每个空缝
震耳欲聋
耳里不停滴出水流
人消瘦

引擎 一啸而过
烟霾 是喷射机的形状
久久不散 凝结
烟盒的图案
转换为刺耳 重复
穿插每个街道

门把是暴力美学
一下一下 砰砰
关 开关 开
人在缝隙夹成肉饼
激情振荡人心

多余听觉残渣
话语一串串
挂在门帘垂吊
平静悄悄归来 

/ 邓炜侯

没有潜水镜，氧气筒
深夜里，我是痉挛的潜水员

。
。
。
垂直徐徐坠下

没有一丝光线的底
没有一尾鱼，一条海藻
而我的眼不曾闭，如此清晰
水压，聚拢在胸口
渐重了，渐重了……渐痛
你的名，你的影，你的声音
已不胜负荷，我的心
已探不出水面去换气
去深深地，唤你 **马**

潜水

/ 郑羽伦


遗址

我想，雨水到了中午也该干涸
用过的词句已经泛滥而我
必须从海上捞起它们——
所谓的阴天、雨滴与月光，抑或
为了纪念而吐出的浪高
试着在这片艳阳下晒干自己
并把常年咸湿的空气拧干
前些年溶化的鲜花、阳光、口香糖
都渐渐凝固回来
当我把正午的门开启
一种多风的情绪如故事般涌来
也顺道把结局载离
蒸发需要海的勇气
一旦失去的怀念成为泡沫
悬浮在岸上的就是随机的程式
可能，一场雨又会在夜里来袭
也可能，我们都是雨后春笋
于是我在室内敲醒未唱完的歌
让歌词去背叛逾期的语言，我知道——
我的诗句本该青春洋溢
而非腐烂在已发或已读的信息中
可能，几年前的那场雨就淋到昨天
此后把天线折断，那样应该不再听得清
雨声。可能，我
不会让你读懂这首诗
毕竟诗句不再呼吸从前
你吐出的二氧化碳了。
——这回天气总算干燥
画廊内闪失的漆料在墙壁上重新刻画
旧有的颜料曾经沾满衣服已渐渐洗去
流入泥土里的一张白纸就当做爱你的遗址。马

這裡的花朵，是假的，却恒久盛开。
這裡的野草，是假的，却恒久翠绿。
這裡的树叶，是假的，却恒久不凋零。
這裡的蔬果，是假的，却恒久鲜美。
這裡的小鸟，是假的，却恒久留在枝头。
這裡的老鷹，是假的，却恒久保持展翅之姿。
這裡的田园景物，都是假的，却都恒久不改变。

/ eL


（时间在这里彻彻底底被击败。）

“这里我们不谈环保，
我们谈永恒。”老板娘说 

塑料店 老板娘的 辩证法

/ 郑羽伦

诠释


或许诗句下的我们只是一群
未成年的羔羊在阴天中囚牢
倘若你说想把阳光画上
我又该怎么去诠释你的微笑 

/ 张津晖

烘焙


看穿
你烘焙的友情，加水
不曾真的流过
手指缝闲

酵母沾了你的舌尖
发不起，那么久也
发不起信任
或许，改换谱了

我不语
望你堆积的香味，以为
烘了四季
烤炉，没插电 


思山

呵一声长叹
想青山动摇——
不，一叶真心就好

可她太高太远
又
隔着墙 

稻草爱

一个乌鸦欺负
可怜的
独脚的稻草人
他随风起舞

看绿草变黄金
比沧海桑田
比春夏秋冬
更近
孤立的自己 

2011年度第四届 海鸥文学奖新诗组 决赛记录

日期：二〇一二年四月四日

时间：中午十二时

地点：槟城大山脚Auto City

评审工委主任：陈政欣（主持）

评审委员：陈强华，沙河，方昂

记录：陈政欣

第四届（2011年度）海鸥文学奖诗歌组参赛作品如下：

编号 篇名

- | | | | |
|----|------------------|------------------|----------------|
| A1 | 1. 隐题诗 | 2. 牙刷 | 3. 存在（未发表） |
| A2 | 1. 五分钟停泊在微笑与微笑之间 | 2. 想像中的间隔年 | 3. 流浪者之歌（未发表） |
| A3 | 1. 鸟翅蝶 | 2. 有字 | 3. 尺蠖歌（未发表） |
| A4 | 1. 时光 | 2. 一滴汗落下 | 3. 诗之一二（未发表） |
| A5 | 1. 流水让石头说话 | 2. 叫舌头开花 | 3. 更远（未发表） |
| A6 | 1. 两百零九通未接电话 | 2. 当我们正飞往没有寂寞的国度 | 3. 森林学（未发表） |
| A7 | 1. 危区通告 | 2. 如果多看到一点 | 3. 不是闹着玩的（未发表） |
| A8 | 1. 捆绑 | 2. 岛屿生活 | 3. 读画诗三首（未发表） |

- A9 1. 像乡愁一样殖民区 2. 一个孩子沉睡在利比亚的鸡啼声中
3. 黑桃同花顺——facebook生日书（未发表）
- A10 1. 姜文 2. 夜间的女人 3. 虹影（未发表）
- A11 1. 菩萨 2. 月光海 3. 时间试卷（未发表）
- A12 1. 预言 2. 天行者的独白 3. 纸上的星光（未发表）
- A13 1. 父亲，致未来的 2. 听铃——致外公 3. 诗歌（未发表）
- A14 1. 悬案 2. 梦土 3. 随身窗口（未发表）

陈政欣：根据评审的阅读，选出各人心目中入选获奖的三位参赛者。

方昂： A8 A4 A1

沙河： A11 A4 A1

陈强华： A8 A4 A1

统计是：A4和A1：3票 A8：2票 A11：1票。

请各位评审发言。

陈强华：我们就选择讨论A1吧。他参赛作品比较差，发表过的2首还比较好。我是以他的发表过的作品来选他。

沙河：A4和A1都有是三票，如果在这两篇选择，我选择首奖给A4。A4比较成熟和大气，稳重。

方昂：从A1谈起。先谈〈存在——宋子衡〉这首诗。溶化现实的宋子衡在诗中，相当的自然，不过，整体来讲，手法相当老练，唯感性不足。只是表面的感触。不够深入。浮泛。

陈强华：只是把事件讲出来而已，对个人的认识，只是从一些资料的片面去认识。

沙河：他的诗的语言不够精简。还可以深入发掘的体裁。一个人的逝去，人事均已定格，尝试以文字去勾画或突显他的一生，作者是做到了，但对逝者的描述仅限于表面，而且想要表达的是更大的课题“存在”，显然犹有不足，但诗句流畅，不失真诚和朴实。

方昂：谈他的〈隐题诗〉（已发表的）。我觉得，这诗不符隐题诗的格式。七首诗解析七个字，富有趣味，间中也颇有社会性。但撇开解析与社会性，却都不是可咀嚼的好诗。

陈强华：其实，他的〈隐题诗〉题目是可以去掉的。还是OK的。

方昂：七首短诗作为独立的诗来阅读，觉得没有诗意。诗质不浓厚。诗的语言不够。

沙河：我很喜欢。他的趣味在于分析字。有社会性的东西在里面。趣味在于分拆文字。

陈强华：这些短诗不能单独独立。可以入选，但不能成为首奖。没有首奖的素质。

方昂：第三首〈牙刷〉，牙刷的属性必需溶进诗里。有为数不少的句子与牙刷的属性没有关系，削弱了诗的完整性。

陈强华：蛮有象征性的，蛮抒情的，淡淡的，很生活化。三首都有很平均，看得出中新手，而且在进步中，可以期待的诗人。

沙河：这两首已发表的诗比参赛的那一首还要好，我觉得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

陈强华：谈下A4 〈诗之一二〉。

方昂：A4，这首诗很平稳，正确，可是没有惊喜，意象很扎实，但在第二部分，他把“我”插进来。结构是可以调整下。我对作品〈诗之一二〉的看法是：诗的起始先声夺人，第四段具体的“鹿蹄”与“丘陵”，抽象的“神思”与“感念”交融无间，意象精准。但通篇而言四平八稳，甚少新意。第一部第二段第一句，“节奏”如“韵律”，比喻不当。第二部第四段“我”突然入侵，是败笔。同一段的结尾“东升的太阳”虽然前已有“鸡鸣”及“明亮”作伏笔，配搭最后的“月光”，看似天衣无缝。但似乎只是信手捻来，意象熟极而烂。

沙河：“我”是可以省略掉的。

陈强华：诗词的造诣很高，国学的基础很好，整个结构都很理想。是所有作品中最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没有新意，却也挑不出缺陷。出招很稳，在体裁和技巧方面，有点新的东西。完整度来说，是最完整的。创新与创意，是少了些。

沙河：我认为可以成为首奖。发表过的也应该谈一下。很抒情，起承转合全都很好。瑕疵比较好少。三首都是同样的风格，有点古典味在里面。写诗犹如狩猎，诗人在思维里幻身为猎人，走入灵感的森林，把乱窜的麋鹿（诗）捕捉，〈诗之一二〉所以让人欣喜，主要是诗人语言的弹性，丰硕的词汇和微妙的隐喻。作者显露的才情和写作功力，让此诗脱颖而出。

方昂：用字方面，有些欠思考的地方。对〈时光〉一诗，我觉得第二段，“银河”似乎是过度的比喻第四段，第三行，“钉”似乎用得恰当。整首诗语言柔美意境悠远，问题仍是：无甚新意。

方昂：还有，他的另一首诗〈一滴汗落下〉，其中的：第六段：何谓“世界的方式”？坐成一座“大海”后面却与“大海”一无关联。诗读起来铿锵有力，但里头似乎都是别人的句子，别人的意象。

方昂：再来谈A8吧。他是我心目中的首奖作品。这首〈读画诗三首〉，配了三张画。即使没有这些图画，我开始读这些诗，我也没有注意这些图画，就被这首诗吸引住了。再加上这些图画，就更加有魅力和神秘感，在解与不可解之间。对〈读画诗三首〉的评语是：〈缪思〉：富魅力的语言，甚至有点神秘，这恰是诗吸引人的元素。〈七月午后，奥维尔〉：充满暗示的诗句，佳妙的结尾。〈所有的阴影都是一道谜语〉：一首谜语似的诗，叫人心动的反复回旋的句子。声韵悠扬，足可低回朗诵。“所有的阴影”不都是有关生命的谜语吗？其实这三首诗无需借助图画也能让人欣赏。图画只是触媒或是诗的花边。

沙河：我没有选择这首诗的原因，要是这不是一首诗，而是三首短诗。我觉得应该是一首诗比较好。

陈强华：我觉得这首诗是在解释这些画面而已。不是真正看到这些画的精神，作者是有些眼高手低，只是一些印象。诗太短了，用几句话在解释这些画而已，很不够。意境都有呈现不出来真正的精神。企图心很大，力气不够。

方昂：就因为的图画的存在，反而损坏了这首诗的完整。可以不可以不要看这些画，只是在纯文字上看这些诗？会不会有大的空间？你们的感觉会怎样？我开始是没有看画，而是直接读这些诗。

陈强华：卖点是，这些色彩都有是很美的，但写的并不够深入。

沙河：作者呈现的方法也不对？我们是要他写诗，而不是让他以画配诗。都有是很表皮的文字，给人的感觉是不够。

方昂：说说他的已发表的诗。他的〈岛屿生活〉和〈捆绑〉，文字很是精致，但这样短的诗，简直是浪费。就说这首〈捆绑〉：就也许讲的是地下夫人吧，我愿意这样解读，且也读得津津有味。但以九行短诗参赛，未免托大。

陈强华：可能是他的企图心吧。他想让人看到他有长的诗，也有短的诗，在不同的层次，他都有能力。

方昂：我倒是很喜欢他的〈岛屿生活〉的短诗。十四个部分真的是抓到这岛屿的复杂的生活性。上一句下一句，上一阙下一阙，似乎一无联系，逻辑的跳跃如跳过冥想的深渊。解与不可解之间的诗句，“练习跳水的鲸鱼、一再翻摺的梦，霉坏在喉咙的手榴弹”原来都是无可救药的令人思想拐弯的狂想。

方昂：对A1，我是不喜欢他的〈隐题诗〉，作为诗来说，它是达不到水平。在A1和A4间，我还是选A4。

方昂：你们有没有要争取的？

陈强华和**沙河**：我都没有别的诗要争取。

沙河：对A11的〈时间试卷〉，我的看法是：“时间”是许多诗人喜爱描述的题材，时间鞭笞在身上心上的痕迹最能让人共鸣，此诗句子虽多少流于散文式，可取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时间的无奈和显露的淡淡哀愁，那便是诗意。

沙河：我是选择A4为首奖。

方昂：我是选A8为首奖。

陈强华：我也是选A4.

沙河：评审奖，我选A1，和A8.

陈强华：我也选A1和A8.

方昂：我接受A1 和A8为评审奖。

陈政欣：看来大家对这个评审是没有太多的争论，而且都很满意。这样结算下来，A4是首奖。评审奖是A1和A8。

评审工委主任陈政欣宣布海鸥文学奖新诗组以下成绩：

首奖：

A4： 1. 时光 2. 一滴汗落下 3. 诗之一二（未发表）

作者：辛金顺

评审奖：

A8： 1. 捆绑 2. 岛屿生活 3. 读画诗三首（未发表）

作者：周天派

A1： 1. 隐题诗 2. 牙刷 3. 存在（未发表）

作者：王修捷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新诗组：首奖

诗之二

/ 辛金顺

1.
一千只麋鹿从语言的莽林中窜出，奔跃的肌理
展开天地自然的张力，震动
空气和野草，和呼吸均匀的跨向远方的梦

节奏如神秘的韵律，如风
柔和，吹入丹田、心肺，漫向四肢伸张的前端
在每个断句上跳动，舞蹈
以犄角寻找意象迂回的蹄迹，或隐喻
并踢踏于修辞之上
张开四蹄，驰骋于辽阔的诗原

偶尔必须试探新的路径，以嗅觉辨认方向
在麋鹿与迷路之间
确认同类探险后消失的路线
如一首壮丽的歌，迤迳向从前草木初萌
河水开始蜿蜒的年代

而一些交叠的光影，在磊石之下
隐匿于心，神思微微
闪烁，穿梭现实的丘陵，感念
欲望如蹄奋力跃过历史深广的大渊

麋鹿回归到语言的莽林，每一脚步的踢踏
都回响着山谷清澈的音呐
呦呦，一种稚嫩的呼唤，互相激荡
成为天籁
应和着梦和梦在旷野上撞击出音声的光亮

2.

如此大音，希声，以古今寂寞相叩
以头颅，探向意境悠远的
空无，烟一样读出风格，读出
天空与鸟的清明和空阔

或有鱼虫出没，在每一行诗里
夜的眼睛和灯的清醒
收纳光影不断扩散的主题，和象征
如雨中的芭蕉，风中的
石榴，退远到画外田园平芜的
宁静与淡泊

而文字边缘有雾浮动，晨鸡啼起
桌上的茶凉了
一颗星却落在声韵学上，压住
铿锵，以澄明的旋律
挺向窗前日光寸寸逼近的明亮

我想起书写，神入于华美
之中，在短句与长句开落的藤架之前
开放音色，任其抑扬
顿挫，成为叶脉向四方漫延
向根部
擎起一枚东升的太阳

回身，世界唤我进入祂的语言
在虚实，之间
一只白鸽却在屋顶上回旋，然后缓缓
落下，在我眸里
化成远方，皑皑的月光
一片

存在
——宋子衡

/ 王修捷

读完你的小说后就梦见你
用四本小说堆砌方形的坟
里头的世界正持续崩坏成
纸扎的牛马以及各类洋楼房车
一如你精于刻画存在
却更善于表达生命的虚无
我接着梦见你用薄纸般的电脑
继续打稿
而你
活着的时候那么接近死亡
却没有一回像这次那么接近一场丧礼
而丧礼中负责躺下的小说家
仿佛一段耐人寻味的突发情节

不断重复的幻灯片里
你在照片中稀薄得如一缕裸魂
穿着你的短裤和白色背心
为一个纸娃娃撑起龙骨
那些内部的细节——概念式地存在物
是小说里的人物原型或现实外待焚的祭物？
如果生灭
便是万物存在的方式，及其循环
你在鞭炮声中躺进众人所料不及的极短篇里
结束了存在的荒诞性及其虚无

但你看起来毫无困顿
就把自己搬到另一个场景
我回读你的小说——读得很慢——
又陆续写些文字 把一个念头用计算机
存起来 把一首诗的开端
记下 突然跳出一行字

“即使它的实质是那么的薄弱”。你说

那是一个没有冷场的年代
大家被过境的现代性迷惑
被论战蛊动
卷标的初始，带着
赞美或挑衅
你在后巷传来的麻将声中
遮碰着一篇又一篇的稿子
那些关于存在的隐喻从没这么神似你
相较于那些年的论战
相较于这些年的小说
甚至
相较于存在本身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新诗组：评审奖

读 画 诗

/ 周天派

二 首

七月午后， 奥维尔

文森·威廉·梵谷，〈麦田群鸦〉，1890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Wheatfield with Crows, 1890



我又来看你了，麦浪……

麦浪啊，麦浪
盘旋在田间的泥路
通不到彼方

麦浪啊，麦浪
你汹涌生之喜悦
仿佛向死神狂舞

麦浪，啊——
群鸦于空中窥覬
金黄的麦粒将被啄噬

麦浪啊，麦浪
远方的乌云瞬息
压境，而我已无所惧

我是落地不死的麦子。

所有阴影都是 一道谜语

下午的昏黄笼罩了广场
所有阴影都是一道谜语
女孩的出发不是为了太阳
她的年纪还不懂忧郁

所有阴影都是一道谜语
所有谜语都是一道难题
她的年纪还不懂忧郁
天空的幽黯揭示什么秘密

所有谜语都是一道难题
廊道布满记忆的亡灵
天空的幽黯揭示什么秘密
前方的路什么正在趋近

廊道布满记忆的亡灵
光线牵引人们的步履
前方的路什么正在趋近
等候着的是怀疑与忧惧

光线牵引人们的步履
带着未知独自前往
等候着的是怀疑与忧惧
废弃的车厢静止于路旁

带着未知独自前往
女孩的出发不是为了太阳
废弃的车厢静止于路旁
下午的昏黄笼罩了广场



乔治欧·德·基里河，〈街道的忧郁与神秘〉，1914
Giorgio de Chirico, Melancholy and Mystery of a Street, 1914



亨利·鲁索，〈沉睡的吉普赛人〉，1897
Henri Rousseau, The Sleeping Gypsy, 1897

在我沉卧之地，沙漠呼吸着
古老的陶瓮盛满时间，流泄
一悠远宁谧的月光河，倾听
沙砾迎往世界边境游吟……

美丽而好奇的狮子蹑着巨步
俯视大地，探闻音律的引力

繆
思



如果你相信——记

“诗与画的激荡—— 边佳兰风情艺术展”



文 / 吴安琪
图 / 罗罗



- | | | |
|---|---|---|
| 1 | | |
| 2 | 3 | |
| 4 | | 5 |

1. 王修捷
2. Akram Ahmar
3. 周金亮
4. 高启舜
5. Benz Ali



如果你相信你能够保护这片土地……

边佳兰环境公害课题已经濒临崩溃边缘，日以继夜的填海工程将赔上不仅是肉眼所看见的、身体所触碰的生命。而在这一切之前，鱼获量继续减少、鱼群继续翻肚、鱼价继续大跌，七个湾、六代人也因此被逼搬迁。如今边佳兰的居民已赌上了自己的温饱，顽力抗战，可势力犹如一只一捻就死的蚂蚁，那么卑微。虽然我们之中并没有谁比谁更有责任承担社会议题，可你是否忍心让边佳兰沉浸于泪水中？如果你相信你能够保护这片土地。

如果你相信一首诗歌的力量……

我一直认为一首能感动他人的诗歌是由心灵的触动调制而成，尤其在多次集会场合听诗人沙末赛益朗诵他自己写的诗的时候，那份愤怒、那份感概、那份关爱形成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我看见有许多人因此而被打动，而泪眼盈眶。于是在罗罗老师的号召下，我们一行人聚在新纪元莲花池畔，其中大多为老师、学生及马华作协的作家成员，此外还有特地抽空而来的马来诗人、本地歌手、上班族妈妈等人，当然也少不了“边佳兰风情艺术展”的主办单位——柔南黄色行动小组成员。你可以听见前电台主持人邓丽思用讥诮的语气朗读石化诗人木焱的《反石化日记》、高启舜老师愤怒地呐喊《永续·边佳兰》、马来诗人Benz Ali激昂的《Bersembayang di Pengerang》、净选盟妈妈感人肺腑的讲稿、马华诗人刘艺婉对于边佳兰的美好憧憬《和美人鱼私奔》、马华作家方肯的美好回忆《神秘的海边》、罗罗老师温柔并虔诚的《祈祷词》、新纪元中文系校友李毓琪在边佳兰快乐又忧伤的记忆——《踏水——记终将消失的海域》等。而那个艳阳高照的上午，现场的人虽然神色凝重，但是一对对炽热的眼神告诉你，他们内心的情绪是高涨的，是澎湃的，甚至泪水与汗水的模糊纠缠使人误以为太阳也被激怒了。如果你相信一首诗歌的力量。（可这已不再是一股容你轻视的力量。）



画展



装置艺术

如果你相信艺术使人奋起……

就像周金亮老师说的，那是一个难过的早上。我们确实有太多太多的理由掉眼泪，为不仁不义的决策、为敷衍搪塞的谎言……但是没有泪水的苦涩又怎么会懂得微笑的珍贵！而我听见一把奋起的声音，在内心深处不断旋回，告诉我这条路在诗与画的激荡下，将向前迈进一小步。如果你相信艺术使人奋起。

如果你相信……

社会从你开始，而边佳兰会继续绽放它的美。如果你相信你手所掌握的一切。**马**

Bersembahyang Di Pengerang

/ Benz Ali

Marilah,
Marilah sekali ini
Kita bersama-sama bersembahyang di pengerang
Tak kira agama
Bersembahyang di pengerang.

Cuma kali ini sahaja
Kita dapat bersembahyang bersama-sama
Sambil menyaksikan pemandangan luarbiasa indah
Yang akan musnah sekejap sahaja lagi
Biarlah sekali ini jadi pemandangan dan pengalaman
Paling manis dalam hidop kita
Kerna barangkali esok
Bolehjadi hari-hari paling pahit kita bila pengerang telah tiada
Kerna sebentar sahaja lagi, selepas matahari terbenam di hujung langit pengerang,
Awan mendong akan mula berarak membawakan malam pekat beribut dahsyat.

Marilah sama-sama
Bersembahyang di pengerang,
Menikmati udang-udang panggang yang maseh belum tercemar
Dengan sisa-sisa pembangunan,
Berkumpul bersama, anak lelaki kita perempuan dewasa tua muda
Mengelilingi unggon api besar
Bercerita apa sahaja tentang pembangunan-pembangunan
Yang makin ganas menelan bumi kita satu persatu,
Sampai pengerang kita yang satu ini pun mahu ditelannya.

Bumi kita kian panas,
Dan mereka kian ganas
Merosakkan bumi tanpa belas

Sekali lagi,
Marilah kita sama-sama bersembahyang
Di pengerang
Mohon sahaja pada tuhan kita yang esa, maha perkasa
Agar hari esok,
Bila pengerang sudah tiada
Bila dunia kita mulai kering dan kontang
Barulah mereka akan berhenti seketika
Dan berfikir tentang pengerang yang hilang. 馬



在边佳兰祷告 / 本兹·阿里


翻译 / 李成钢

来吧
这一次一起来
我们共同在边佳兰祷告
不分宗教
在边佳兰祷告

只有这一次
我们可以共同祷告
也共同欣赏那超乎寻常的
转瞬即将被毁的优美景色
让这一次的风景和经验
成为我们人生中最甜蜜的部分
因为明日
我们的日子将因失去边佳兰而变得无比苦涩
因为再过一阵子当太阳隐没于边佳兰云深处
乌云便会浮动卷来风暴骇人的浓郁黑夜

一起来吧
在边佳兰祷告
享用那些
还未受发展残渣污染的烤虾
聚集在一起，我们男男女女老老嫩嫩
围着大篝火
叙说所有关于发展
凶猛地逐一侵吞我们土地的故事
连我们这唯一的边佳兰它也要吞下

我们的地球越来越热
而它们越来越凶猛地
毫无怜悯地破坏地球

再一次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于边佳兰
祈求我们唯一的全能的神吧
以便明日
当边佳兰已不再存在时
当我们的世界已日益干瘪和枯竭时
他们会停下片刻
然后回想起消失的边佳兰 

Pesisir

/ Akram Ahmar

Bayu pesisir meniup lembut
Menyapa wajah comel anak kecil itu
Yang sedang bermain dengan sang ketam
Ditemani ibu dengan senyuman
Menunggu tiba hari malam

Oh indahnya pesisir ini
Tatkala malam datang berlabuh
Lembayung senja menyejuk mata
Unggas-unggas pulang ke singgahsana
Berehat seketika dari dunia

Adakah keindahan ini terus kekal??
Dengan adanya manusia durjana
Dengan adanya manusia celaka
Ketamakan hadir memakan jiwa
Duit sudah menjadi utama
Pasti tergadai pesisir indah

Dimana saudara-saudaraku
Mahu diam tanpa bicara??
Melihat pesisir ini,
Dirobek daranya
Tanpa ia rela
Oleh kerakusan pembangunan duniawi
Yang menolak aspek insani

Ayuh!!
Pertahankan pesisir ini
Dari hilangnya tanpa tanda
Yang akhir menjadi sejarah
Lalu dilupa keindahannya
Dari ingatan generasi mendatang

Pesisir indah, pesisir sejarah
Pesisir indah, pesisir pusaka 馬



岸 / 阿克兰·阿玛

翻译 / 李成钢


岸风轻吹
问候戏耍螃蟹仔
的幼童的趣致脸庞
含笑等待天色转暗
的母亲伴着他

这海岸多美
当其时夜幕下垂
黄昏的橙红光平复人心
禽鸟飞返栖息宝座
暂别尘世安闲片刻

这片美景可否永久持续？
既有可恶的人
该死的人
让贪婪入侵啃噬良心
唯利是图以钱为先
肯定会典当美丽的海岸

我的同胞你们在哪
继续沉默不作藏否吗？
看这海岸
在非自愿下
被拒绝人性的
贪狼无厌的物质世界
撕破其纯贞

起来吧！
捍卫这片海岸
使之免于不留痕迹地消失
最后仅余史话
然后其优美
在后辈的记忆中被遗忘

优美的海岸，历史的海岸
优美的海岸，世传的海岸 



走在对岸上的猫


——寄边加兰 / 黎竞桢



凝望着对岸的墓丘在燃烧
何时何处的远魂，已将这片海岸给歌颂
我嗫嚅着厚垫的爪
在激荡回游的沙滩上
撕爪的浪终将无奈地逝去

当被鱼骨刺伤了喉
忆起了渔夫的板船
就在渔火远去时
我放肆地追求更多的海鲜
（猫的心事）
一片不被夺去的海才足以温饱我
绚丽的龙虾出来吧
请到一处不被污染的暗礁
尽情的酣睡在蓝色的被褥中
懒洋洋

我本能地舔舐，染上绿色的海草
飘逸、呐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绿浪
都是为了蓝海而呻吟
我咀嚼青涩的味儿
却仍治愈不了，这身的残
就连毛发也被染成
昏黄的霞

喧嚣是妙语的歌
我选择低语，在阳光的曝晒下
魑魅黑影更显张狂
但是瞌睡已将我带走
让我睡吧！
最后一次在温情的乡土上
竖起自然的
模型 



生还 / 黄可琦

深情的七彩花瓣
以诗的琴弦跳跃着
欲努力地想绽放在
红泥西土的隙缝间
另一方念乡的燕子
平躺在被尘吹过的夏天
轻盈的一滴落下
欲划破那凄厉的寂寞
思泉的鱼蜷缩在记忆之间



微微喘息着
喃喃梦呓
欲撕裂那张已变形的地图——
悄悄告诉你
这儿其实到处都是画家
他们懂得
填满泥土的空洞
补充海岸的生气
掩盖尘埃的包围
擦掉脱色的臭铜
直到
深情的七彩花瓣自由的绽放
念乡的燕子不再哭泣
思泉的鱼听见粼粼浪花的细语直到
一切又回到了
原
点 **马**

文坛消息

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 中学生马华文学征文及 中学马华文学常识举行颁奖

配合第12届马华文学节，马来西亚华总文化委员会4日连续为“第10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全国中学生马华文学作品征文比赛”及“第2届中学马华文学常识”比举行颁奖礼。其中，奖金高达5000令吉现金的“第10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是由《学海》周刊主编曾翎龙赢得。

同时，全国中学生马华文学作品征文比赛的参赛作品更是高达214篇，当中头3甲分别是由来自霹雳和丰兴中中学的贝汇全(首奖)、峇株华仁中学的江炎陶(第2名)及柔佛武吉甘密中学的丘宝艺(第3名)获得。

另一方面，“第2届中学马华文学常识”的参赛者来自吉隆坡5家中学及2家独中参与，这包括坤成国中、巴生光华国中、兴化中学、加影育华中学、循人中学、尊孔独中及中华独中，比赛奖项共分为个人及团体奖。

在此项常识赛中，个人奖项首奖得主是孙平(尊孔独中)、第2名是傅嘉正(循人中学)及第3名是陈秀君(中华独中)，奖金分别为500令吉、300令吉及200令吉的马华文学购书卷和证书。

团体奖则是由尊孔独中(第1名)、中华独中(第2名)及循人中学(第3名)，奖金包括为1000令吉、600令吉及400令吉的马华文学购书卷和证书。

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席陈达真认为，透过主办类似比赛及颁奖活动，除了是对马华作家的成就与贡献的一种肯定，也将鼓励华裔子弟从事文学写作，进而推广中华文化的发展。

“马华文学节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为它以集合了文坛、教育界、媒体、社团和商家等的力量，齐心协力推广本土文学。”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城分会主办的2012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成绩如下：

公开组

冠军~ 〈泊车位〉 王书斌（葛雷） / 槟城
亚军 ~ 〈路口的树〉 吴鑫霖 / 马六甲
季军~ 〈鼾声〉 李佩燕（李燕） / 吉隆坡

优胜奖

- 1 〈祖厝〉 黄康翔（翱翔） / 霹雳
- 2 〈统计表上加一〉 邹慧芳（薰衣草） / 吉隆坡
- 3 〈尾班车〉 朱明欣 / 霹雳
- 4 〈父亲。保安〉 李恩浩 / 雪兰莪
- 5 〈裤子破了〉 陈建利 / 槟城
- 6 〈改名〉 朱明欣 / 霹雳
- 7 〈阿敏喜欢猫〉 廖秀慧（苏飞） / 吉隆坡
- 8 〈距离〉 陈文丽 / 柔佛
- 9 〈扑浪〉 李毓琪（李苏而） / 柔佛
- 10 〈吉灵仔〉 罗志强（昆罗尔） / 雪兰莪

入围奖

- 1 〈双周小事〉 锺念伦（左行风） / 森美兰
- 2 〈黄金之谜〉 陈婉晴（落叶秋天） / 槟城
- 3 〈情随事迁〉 吕辉业 / 吉打
- 4 〈迟来得抱歉〉 吴艳桐 / 槟城
- 5 〈迷恋〉 张秋玲（湫翎） / 砂拉越
- 6 〈咖啡谈〉 徐妙绮（何其妙） / 霹雳
- 7 〈缠身〉 王秀莹 / 吉隆坡
- 8 〈常在左右〉 彭瑞芳 / 雪兰莪
- 9 〈良方〉 温财达（温泉） / 柔佛
- 10 〈小日子〉 洪伟健（红尾箭） / 玻璃市

中学组

冠军 ~ 〈机器人〉 蔡传田 / 槟城
亚军 ~ 〈真相〉 马瑗徽 (乘心) / 吉打
季军 ~ 〈剪刀石头布〉 陈子豪 / 柔佛

优胜奖

1 〈魂的语〉 廖意钧 / 马六甲
2 〈学习当只流浪猫〉 赵仙湖 / 槟城
3 〈树林深处〉 卢丞勤 (勤奋) / 槟城
4 〈右脚〉 陆安妮 (剑蝶) / 森美兰
5 〈希望〉 吴倩仪 / 柔佛
6 〈灯笼〉 潘威润 / 柔佛
7 〈社工〉 辜燕珊 / 登加楼
8 〈十块钱〉 张静宜 / 森美兰
9 〈魂的语〉 廖舒辉 / 吉打
10 〈高僧〉 黄诚美 / 柔佛

入围奖

1 〈另一种家庭〉 王昶程 / 沙巴
2 〈婚宴〉 罗子轩 (哲音轩律) / 槟城
3 〈等〉 陈乐典 (月年轻) / 槟城
4 〈木槿花〉 蔡清艺 / 槟城
5 〈暖洋洋日子里的小插曲〉 陈佳运 (蝶爱) / 槟城
6 〈欲望迷宫〉 杨妙真 (峇蓝) / 砂拉越
7 〈无形的爱〉 黄思舜 / 柔佛
8 〈咖啡乌加糖〉 李文耀 / 柔佛
9 〈粉碎的心〉 杨德雄 (山风岚) / 槟城
10 〈约定〉 邱向红 / 柔佛

马来西亚第12届全国嘉应散文奖揭晓

马来西亚第12届全国嘉应散文奖获奖名单如下：

首奖：江岩霞〈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亚军：黄裕斌〈双城记〉

季军：林俐娜〈巨人的影子〉

佳作奖：纪连国〈黄昏课情〉、庄昉思〈母亲·茶香〉、林伟强〈自闭〉、赖宇欣〈训练〉、谢明成〈父亲的物件〉、周嘉莉〈无声战役〉、张雅芳〈记忆卷起千层浪〉、任俭之〈原乡情浓〉、黄瑞燕〈手足情〉、薛玉玲〈孩子，加油〉、陈芷馨〈游走时光河〉

第十二届南大微型小说比赛揭晓

首奖：刘玉铃〈用马来西亚的空气来说爱你〉

亚军：王筠婷〈鹦鹉〉

季军：张振和〈蚕食年华〉

佳作奖：林秀琴〈蟑螂〉、吴鑫霖〈河图〉、马愿越〈爱在身边〉、曾宇雪〈那鼠〉、马愿越〈看穿〉、洪伟健〈最后一堂课〉、朱明欣〈钥匙孔〉、陈玉婷〈哑巴〉、洪玮玲〈毕业〉、黄建逢〈彩色笔〉、余思强〈归宁〉、黎日强〈老师，我及格吗？〉、李进强〈心囚〉、王秀慧〈老爸的云吞面〉、吕业辉〈红毛丹树的故事〉、林嘉翔〈七点四十分〉、林扬枫〈她许了一个愿〉、郑世忠〈母亲的饮泣声〉、颜婧暄〈小径〉、林振耀〈画里乾坤〉



马华作家兼报人陈雪风逝世

马华作家兼报人陈雪风于2012年10月31日逝世，享年76岁。

陈雪风大女儿陈晓玲指出，当时父亲在坐着休息时就睡着，可是他一睡不起，安详离去。

现年76岁的陈雪风是于1936年3月20日生于马来亚柔佛州麻坡市。他投身报界超过30年，曾在《南洋商报》从事新闻与副刊的编辑工作，历任报社编辑、编辑主任与副刊主任。多年来，他在工余，也一直从事写作与担任推动文学活动的评审。

陈雪风原名陈思庆，他采用的笔名还包括梅雨天、郁人、纪照、竹聿久火等等，他的祖籍是潮州。陈雪风在1988年，曾受中国文学评论家周宏兴的邀请联名推荐艾青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陈雪风最近出版了一本文学评论集《人民需要马华文学》。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说，陈氏就是已故儿童文学家孙速蕃（马汉）那个年代，对文学执著的人，因为他们的执著，就是会做他这一代想像不到事情，恰恰就是可让这一辈或下一辈学习到的事情。

拿督何国忠认为陈雪风是具活力、对生活及文学很认真的文学者；对于他突然的离去，他也感到很突然，因为早前与他碰面时，他还是那个有话直说和健康的人。

马华青年作家应邀参加 首届亚洲华文青年文艺营

首届亚洲华文青年文艺营在菲律宾举办，马来西亚4位青年作家应邀参加

由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于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市郊举办的第一届“亚洲华文青年文艺营”，本国青年作家李芊艳、周长键、陈玉婷和吴彩宝应邀参加。

文艺营邀请两岸三地著名作家，如台湾诗人萧萧、台湾散文家吴钧尧及中国评论家杨杨，为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澳门、台湾、越南、缅甸、印反及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35位平素热爱华文文学，热衷文学写作的青年作家主持有关新诗、散文和小说大文体的“专题讲座”、“作品赏析”和“心得分享”等，旨在拓展亚洲各地文坛新秀之文学视野，提升写作技巧，并增进亚洲各地区青年作家的相互认识及交流，实现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加强推展区域性合作的既定目标。

国外艺文佳音

第3届桐花文学奖

马华作家李天葆赢得台湾第三届桐花文学奖短篇小说组佳作，作品为〈茶阳娘子从前事〉，获现金新台币2万元（约2千令吉）。

第8届谢东闵先生纪念文学奖

何征仓以〈秘密〉获得台湾第八届谢东闵先生纪念文学奖小说佳作。

第35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

马华青年作家曾翎龙以一篇作品〈井〉获得散文评审奖，赢得现金新台币5万元（约5千令吉）。

活动看板

酷儿异想视界：多元性别电影会

酷儿 (Queer) 是什么？怪胎？异常？它是性 / 别。是异 / 同。是男 / 女。是他 / 她。是阳刚 / 阴柔。也是身边的他 / 她。

联办：彩虹性别学会、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月树

爱你钟情 (If These Walls Can Talk 2)

2012.12.7 (星期五) | 7:30-9:30pm

隆雪华堂楼下会议室 | 映后分享：杨洁

三个不同年代，三个故事，发生在同一幢房子，反映美国女同志社会处境的变迁。



冥王星早餐 (Breakfast on Pluto)

2012.12.8 (星期六) | 2:00-5:00pm

隆雪华堂楼下会议室 | 映后分享：梁友瑄

出生不久就遭母亲遗弃在神父家门口的派翠克，永远记得母亲搭电车离去的背影——她曾是城里最漂亮的女人，一心想当电影明星，抛下派翠克就去了伦敦。



为巴比祈祷 (Prayers for Bobby)

2012.12.9 (星期日) | 6:30-9:00pm

月树Moontree | 映后分享：曾丽萍

真人真事改编。巴比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儿子，但他向家人承认是同性恋后，一切就变了。母亲玛丽认为巴比只是生病，想要治好他。巴比最后以死抗议。巴比死后，玛丽为许多家庭与同志青少年发声，她希望巴比的死亡不是悲剧，而是每个家庭幸福的延续。玛丽成为当代著名人权斗士之一。



月树主题书咖啡馆12月活动

地址: 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电邮: moontreehouse@gmail.com
部落格: moontree-house.blogspot.com

末前惊花一瞥

陈头头、贺淑芳、梁靖芬、刘艺婉、尼雅五人图文展
展览日期: 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7日(星期二休息),
10am ~ 8pm

搞笑会兼不专业展览开幕: 末日后我们没有爆炸唯有搞笑
日期: 2012年12月29日(星期六), 7pm

她一直梦见
一头海兽
瘦巴巴的问她
如果这样就
结束好不好
(营养不良的海, 鱼都瘦下来了)
——尼雅 <有时候她很想死>

雨正滂沱
我们仍被迫前瞻
悄悄回眸已是百年
有人转瞬成盐柱
有人托盆敲盐
有的盐柱还坚持回顾
有的溶于雨
不溶于泪
一去不复
——刘艺婉 <我在老街遗落瘦瘦的叹息>

我拿起搁在凳子上的汽水, 看着眼前跳舞的同学。他们在橙黄色的光线里摇摆舞动。光线没那么暗了, 那是因为其中一盏灯管上贴着的半透明彩色玻璃纸剥落了一角。但如果灯光更亮一点, 气氛就不行了。你可以看得出他们都很害羞。很多人都低着头不出声地移动, 有几个热起来了, 像疯子一样不顾节拍地乱舞。奚路修长的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现在他们都融入那道橙色的光里了。他们彼此之间如此接近, 像抽长的小树一样颤动。
——贺淑芳 <恰恰恰>

但我看到她的影子打在身后墙上像一头耕地的牛。她的头巾在额头微凸正好让那牛看起来很老很老。她擦汗的时候, 像尾巴跑到前面来赶苍蝇。她不敢过分用力因为知道日子有来有往。而我知道她努力时我最好是一条地平线。她拉筋我最好是一块橡皮。我们小心翼翼不误读对方的情绪。然而或许, 讨好会是这个时代的大难题。
——梁靖芬 <按摩>

好人, 赤身躺在冰块之上
每日如常。吃喝, 穿脱, 微笑, 繁殖
亲吻, 排出干冰(赤红
没有温度)。当生命过度明亮
的时候, 好人他目盲
惯性遗失热的细节
——陈头头 <热>



《橡叶飘落的季节》

作者：冰谷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

ISBN：978-983-2812-76-0

定价：RM28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冰谷经典重现。最有味道的生活文章。二十五年割胶生涯，经岁月流淌、凝结，压制成这本马华散文颠峰之作。

咩嘍咩嘍，橡果爆裂。他暗夜挑灯寂寂书写，一片橡胶林于是在他笔下缓缓醒转。

他是橡胶林之子。从帮母亲抹杯收胶，到独自推割一行行橡树；从小园林到大园丘，在橡树与橡树间，他就这么走过了二十五年。

他的文字是突破寂静的橡果爆裂声，纯朴细腻，轻重得宜。一棵又一棵橡树繁衍，一则又一则园丘故事。初露曙光中，仿佛又见那位胶工，生活的脚步正踏叶而来……

作者简介

冰谷，原名林成兴，1940年杪出生于霹雳江沙，毕业于江沙崇华中学，历任橡胶、可可、油棕园经理，为大马、亚华、世华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作协檳吉玻联委会主席，已出版新诗、散文10余部，作品收录国内外20余种文选，题材多以自然风物为主，多篇散文选作中学课文。冰谷历任多届华校中、小学诗歌朗诵比赛评审、大马文化协会全国华文征文比赛评审。2011年，冰谷荣获江沙崇华母校百年杰出校友奖。2012年，荣获第13届亚细安文学奖。



《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

主编：冰谷、李锦宗
 文类：诗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
 定价：RM35
 马来西亚广西总会出版

内容简介

耗时经年，由资深作家冰谷与文史家李锦宗联合主编，选收了马来西亚37位广西籍写作人的作品，包括著名教授、编辑、教师、儒商、司仪、小贩、胶工、记者和学生等，年龄从99岁退休人士至18岁学生。他们在散文、诗歌、小说、自传、文学评论、时评、广播剧和报告文学中各展才华，与其他华裔族群在马华文坛上共享文学的天空。本书为研究大马桂籍作家唯一的参考范本，含蕴着广西人的传统文化与生活内容，是一部魅力无限、前所未有的文选。

作者简介

冰谷，原名林成兴，1940年杪出生于霹雳江沙，毕业于江沙崇华中学，为大马、亚华、世华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作协檳吉玻联委会主席，已出版新诗、散文10余部，作品收录国内外20余种文选，多篇散文选作中学课文。冰谷历任多届华校中、小学诗歌朗诵比赛评审、大马文化协会全国华文征文比赛评审。2012年，荣获第13届亚细安文学奖。

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资料主任，著有史料集《马华文学纵谈》《80年代的马华文坛》《殒落的文星》和《新马文坛步步追踪》；编有已故作家韦晕小说集《流霞》；作协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史料》；陆庭谕、顾洋合著的文集《原汁原味》；戏剧家征雁遗著《回首话当年》和慧适纪念集《涛声远去，林木依旧》等书。



《人民需要马华文学 ——陈雪风文学评论集》

作者：陈雪风

文类：文学评论集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

ISBN：978-000-1306-42-3

定价：RM22

野草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的文艺批评与诗的写作，都不被纳入于文学殿堂。因为都缺乏艺术的技巧，不讲究或趋附于潮流、时尚，美是那么摊开胸膛与肺腑地坦言、直言与率言。”——节录〈我的文学路——有怨不悔〉

“我肯定有文化的人类与社会，绝不会不需要它的子民所创作的文学。也只有没有文化的人，野蛮的社区，才能不需要文学。”——节录〈前言〉

作者简介

陈雪风（1936. 03. 20~2012. 10. 31），马来西亚华人文坛钦差大臣、时事评论追击炮手，其化笔名有梅雨天、郁人、陈旧等，作者一秉敢怒敢言、无畏无惧的精神，一手真理一手刀剑，横批美、日、韩、中、台及新加坡时事，对马来西亚国内政经文教，更多锐利针砭。著有文学评论集《陈雪风文艺评论集》《关于文学的思考》《走下去就是道路》等；诗集《多重的变奏》《我吟我吼》；散文集《无叶的果实》；杂文集《风生不谈笑》《无非关心》等。编有《马华文学朗诵诗选》《白秋琳文集》等。



《暂停键》

作者：黎紫书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

ISBN：978-957-0840-66-7

定价：RM37.10

联经出版社

内容简介

黎紫书的最新散文集《暂停键》，轻盈、随性随心，文字的音乐性和跳跃感更为明显，层次分明，恰如其分，有引申也有反思，映照了现实的能力。《暂停键》反映了作者黎紫书看人、看事、看书、看世态的种种角度，突出作家凝视着的光照面，本书随处可见作者对生活命运世界等这些大命题的嘘叹，虽然无奈，却极为洒脱。

黎紫书散文集《暂停键》共分四辑，分别为一 / 寄北、二 / 西走、三 / 逐处、四 / 良人，每一辑更附有与粉丝读者的互动对话，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在小说的创作成就之外，另辟蹊径，为当代的散文书写另开新路。

作者简介

黎紫书，原名林宝玲，1971年生，是近十年来马来西亚最被看好的华文作家之一。曾获花踪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短篇小说集《野菩萨》《天国之门》《山瘟》《出走的乐园》；微型小说集《简写》《无巧不成书》《微型黎紫书》；散文《因时光无序》；个人文集《独角戏》，以及编著花踪文学奖回顾集《花海无涯》。



《我們風了》

主編：張茹嬌

文類：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6月

ISBN：978-967-10056-2-0

定價：RM39.90

馬六甲培風中學出版

◀—— 內容簡介 ——▶

配合馬六甲培風中學的百年校慶，於是出版了不同世代培風人集體回憶的文集，匯集了87人共89篇文稿、畫作、採訪稿等作品，共分成五大专輯：〈如沐春風〉師長用照片說他們在培風的故事；〈風中奇緣〉校友們回憶性質的文章；〈風華絕代〉記錄培風老師和早期培風人心路歷程的文章；〈風姿綽約〉校友專訪的專輯；〈風土人情〉校友對百年培風的心願。

◀—— 編輯手記 ——▶

《我們風了》也可借喻我們慶祝明年百年校慶的狂喜、歡騰。所以這樣看來，做為書名，“我們風了”在戲謔中却也同時諭示着曾經的青春喧嘩、即來的百年喧騰，可謂意味深長。簡單地說，書名《我們風了》，就如某廣告詞所說的“it's naughty, but not that naughty”。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可任何电子制作。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2年12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